

紅
旗
稿
上

天
津
城
垣

讀者書店印行



目次

- 進軍平津（邵堅）……………（一）
- 張石生立功計劃（蔣費勳）……………（七）
- 炮隊散記（萬克）……………（十）
- 戰場得獎（艾耶）……………（十二）
- 陣地裡（周亦田）……………（十五）
- 頭等任務（于曉光）……………（十八）
- 階級戰士（吳濟遠）……………（二十）
- 打開大門（林念奚）……………（二十四）
- 捉俘虜要緊（蔣費勳）……………（二十七）
- 三分鐘突破天津（海帆）……………（二十九）

突破口上的五分鐘(魯藜)	(三二)
紅旗插上天津城垣(鄭常)	(三五)
插進去，站得住(樂愨)	(三七)
爆破(賈智)	(四十)
二英雄大戰子母堡(鐵漢)	(四二)
一個排殲滅一個營(陳遠)	(四四)
攻佔金湯橋(周谷性)	(四六)
金湯橋上的紅旗(達尼)	(四八)
原封不動(白刃)	(五二)
勝利的紅旗(中幹)	(五五)
戰場故事(達尼)	(五七)
戰士羣像	(六十)

神砲手唐學增（劉寧）

老帥與爆破手（張文榮）

八連怎樣打退敵人反衝鋒的（王靜）

老英雄李廣正（張文榮）

頑強的戰鬥意志（宋維）

最後一次黨費（兵之）

戰場上掛了江澤東獎章——王久維，孔憲章（方興）

一人斃俘敵人一個排——張英同志（宋維）

一塊石頭打得敵人鬆了槍——鄧書成，高好年（方興）

三次負傷不下火線——劉傑同志（中幹）

火線搶救立大功——王老謙同志（劉杰）

爲了報仇不怕犧牲——李佩生同志（達尼）

犧牲後追記三大功——李合同同志（中幹）

榮獲四太功的陸勤同志戰鬥故事（夏光）……………（七九）

應該告訴一切人們（魯藝）……………（八十）

進軍平津

鄭 學

英雄誓言

光榮的林彪戰士，在火一般的戰鬥熱浪下，在歷經二年來山窮水盡，冒死求生的苦戰以後，終於完成了解放全東北的歷史任務。

光榮的林彪戰士，同樣又以火一般的戰鬥熱情，當踏上瀋陽街頭的第一天，就急不能待的要求向平津挺進，迅即全殲蔣匪軍，解放華北，以完成另一偉大歷史任務。

就在東北人民狂歡慶祝東北全境解放的日子裏，「逆襲待命，進關不敵」的英雄誓言，正響徹在林彪大軍的軍營裏，林彪戰士正在緊張的訂計劃、想辦法、換槍磨刀、縫衣補鞋，而寫得端端正正與歪歪扭扭的要求立即打進關去，打遍全國的請求書，也像雪片似的在軍師團營的各級指揮機關飛揚，其中又有許多飛到了林彪司令官的辦公桌上。

在某師的鋼鐵連裏，戰士們自發的召集了一個進關殺敵的討論會，從這會會上，人們可以看到林彪戰士所以有這樣旺盛士氣的原因了。一個年青的戰士名叫馬雨南，當他聽了許多同志的發言後，立起來，像做結論似的說：「咱們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就是要解放天下受苦的人，現在關外受苦

的人已得到解放，關裏還有很多地方受苦的人沒有解放，咱們要很快的打進關去，解放他們！」他的話，像一股鋼絲，立即把全連一百八十餘名指戰員緊連在一起，在一陣熱烈的鼓掌聲後，全連指戰員都站了起來，進行了「不怕一切犧牲，誓為解放全國人民而戰鬥到底」的莊嚴宣誓。

在另一個英雄的部隊裏，一千餘曾在血戰中立下不朽功績的功臣們，正在紅星旗下振臂高呼：「堅決打遍全中國！堅決當一名全國的功臣！」

而在另一個地方，也有一個部隊，正在開會歡迎傷還未好，就在雪花紛飛的北滿，連天連夜趕回來的戰鬥英雄范景不及其十三名戰友，英雄范景不對着歡迎他們的夥計說：「進關殺敵，是不能拉下咱們的！」

就是這樣，數不清的夾掛誓言，從不數清的林彪戰士口中吐出；光榮的林彪戰士，當他們在一切就緒之後，只是等林彪司令員「向平津進軍」的命令了。

跨 越 長 城

十一月下旬，林彪司令員向全軍發出「向華北進軍、解放平津」的命令後，百萬大軍齊聲歡呼，戰士們高興得扭扭秧歌，迅速背上全付武裝，高唱着進軍歌，踏上了一千六百甲的征程。

林彪大軍出動了，林彪大軍像一座座偉無比的高山，它壓往那裏，那裏的什麼「核心工事」、「集團堡壘」都要粉碎無遺。

林彪大軍出動了，林彪大軍像一股奔騰的洪流，它衝激到那裏，那裏的封建餘孽、冒牌官僚、妖魔鬼怪等都要被衝激得無影無蹤。

現在，當着大軍的前鋒，還剛剛逼向長城邊時，順縣、唐山等地國民黨匪軍即聞風而逃，冀東全境獲得解放，冀東六百萬人民從此永遠擺脫幾千年來的苦難，走向新生。

日以繼夜的，百萬大軍，爬山越嶺，渡河涉川，不息地前進。

日以繼夜的，綿延不斷的砲、車、人、馬在黃塵滾滾中英勇前進。

日以繼夜的，這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林彪大軍，已一步步走近山海關、冷口、喜峯口了，當着這支分成三路湧向關裏的解放大軍，在踏上以無數血和淚所築成的萬里長城時，他們再一次眺望了自己勝利踏過來的足跡，他們對於自己三年來苦戰所獲得的成績，完全感覺滿意：從此，已鋪滿雪花的松花江兩岸的沃野，那從興安嶺直伸至鴨綠江的一望無際的大森林，那埋藏在鞍山、撫順、本溪、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用不盡的鐵、煤、金等豐富的寶藏，都是屬於人民的了。他們爲了儘更快的徹底解放全國人民，爲着熱心人民解放軍的榮譽和自己已經打出來的光榮，他們裏面生長在白山黑水之間的英雄們，毅然暫時離開自己的故鄉、土地、父母妻兒，這正像剛從二線兵團升入主力的新戰士們說：「我們是光榮的入關，不消滅蔣介石反動集團，決不回關外！」於是，已經獲得勝利果實的東北籍戰士，在冀東人民的遍地歡呼聲中，興興高彩烈，正在歡慶自己能夠親身參加解放家鄉戰鬥的關裏戰士，並肩並首，走進關去。

鋼鐵意志

林彪戰士進關了，林彪戰士勝利的挺進到平津。也許有人會奇怪，難道林彪戰士的腿是鐵打的嗎？（戰士們倒確是非常喜歡稱呼自己是鐵打的腿的）當運着五十二天的秋季攻勢裏，戰士們從松

花江奔向大凌河，從錦州又折回判瀋陽，來回轉戰數千里之後，又不顧疲勞，不待休整，欣然走完這一千六百里的遠征。不了解人民軍隊特點的人，他是永遠揭不破這個謎的。人們應該知道：林彪戰士所以這樣堅韌不拔，只是因為他們是始終向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前進的；只是因為他們完全信任自己的統帥——林彪司令員指到那裏，勝利就到那裏；只是因為他們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鋼鐵般的意志；只是因為全軍以澎湃激友誼和堅固的團結。所以儘管是有的戰士腳板走得已打滿血泡，還說：「我爬也得跟上隊伍！」；儘管有的戰士走得腳腕子已腫得像瓦礫樣粗，還說：「我斷腿也得進關！」；當着大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在平古線上屢戰屢捷，直迫北平時，走在後面的林彪戰士已經急得連跑都還感覺慢了，高昂的戰鬥情緒趕走了一切痛苦和疲勞。

因此，在進軍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大險或困苦，都阻擋不住林彪戰士堅決迅速前進的鋼鐵意志。大軍來到了大凌河邊，林彪戰士面對着寬有二里，水深齊胸，即將封凍的大凌河却是那樣滿不在乎；幹部們首先跳下河去領頭走，共產黨員則將起身體較弱的同志緊接着下去，戰士們把槍枝彈藥掛在脖子上，在白浪打得一個高似一個的急流中，大家手拉着手，高唱着前進歌橫渡大凌河。附近的居民，到處傳說，稱為千古奇聞，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爺對着林彪戰士讚嘆地說：「從古至今沒聽見過那個隊伍能涉過大凌河，就是日本鬼子修鐵橋時也被沖垮了好幾次，只有共產黨的隊伍才能這樣過啊！」

是的，共產黨的隊伍，林彪的戰士，是能克服一切困難而勇往直前的。

軍民之愛

在一千六百里的進軍途中，林彪戰士與沿途人民相親相愛的仙景，又給中國歷史留下一首莊嚴美麗的史詩。

一路上，關外和關裏的人民，顯出對自己解放者——林彪戰士的熱愛，他們冒着風雪修橋補路、燒水做飯、洗衣縫鞋、問寒送暖、高掛松柏彩樓、扭起秧歌、打着鑼鼓，日日夜夜的歡送等待，當着他們看到漫長行列的林彪戰士出現在自己的莊頭時，他們像見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湧了上去，把早已準備好的雞蛋、手巾、花生、針線塞向戰士們的口袋裏。當隊伍駐下時，他們又像迎客似的燒熱了炕，要戰士們睡炕，自己睡地，渠梁河村婦女會主任高治華等五人，還拿出了自己多年積蓄的六十五萬滄幣，買布做襪套、枕頭套慰問軍隊；天成號村一百二十個婦女，在連夜趕做軍鞋的日子裏蠟油點光了，用苞米糝點火照亮繼續不停地趕。沿途人民對林彪戰士的各種愛戴，給了戰士們莫大的鼓舞，林彪戰士紛紛表示：『堅決打下平津，回答人民的熱望。』

與此同時，一路上林彪戰士也像人民熱愛自己一樣，熱愛着人民，他們無論是走在自己曾經苦戰三年的東北，或途經北寧線，進入平津近郊，他們都忠誠的自覺的遵守人民解放軍總部頒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們愛護人民的利益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他們每到一地，即幫助房東挑水、劈柴、掃院、挑糞、鋤草、喂牲口，忙個不停，他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弟，雖然他們今天已穿起軍裝，對勞動還是那麼熱愛和熟悉。他們之中有一個縱隊，是走喜峯口進入華北的，當他們在熱河南部、長城口邊，發現了該區居民由於被蔣偽匪軍二年來的大肆搶掠，家家戶戶都已陷入吃穀糠，和穿

破單衣渡日的絕境時，全體指戰員馬上就發出：『軍顧自己少吃少穿些，也不能讓階級弟兄受凍受餓！』許許多多有高度階級同情心的階級戰士，紛紛脫下衣服，抽出毯子，給蹲在炕頭凍得直發抖的仰貧農披上。林彪戰士這一兄弟般的關切行動，感動的仰貧農都流淚了，他們拉着自己解放着的手說不出話來，戰士張萬命親切的說：『不要難過，我看見你們受凍受餓心裡就難受。』僅僅是一縱隊，就給當地居民獻出了東北流通券二千八百零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元，糧食六千一百五十斤，毛巾、毯子、被單、單衣、鞋子一萬四千四百四十六件。當地居民這種行動當然是不必要的，但可看出人民天天叩頭，保佑林彪戰士一路平安，旗開得勝。當地居民這種行動當然是不必要的，但可看出人民對自己軍隊的一片誠心。爲勞動人民打天下的軍隊，他就是這樣關懷勞動人民的利益，永遠與勞動人民息息相關。

一路上，流傳在人民口中的史詩是無數的，我們無法把它一一記錄，我們聽聽沿途人民的傳說吧。他們說：『這樣好的軍隊打着燈籠也難找！』他們說：『這真是咱們自己的隊伍了！』他們說：『自古至今也沒有見過這樣仁義之師！』而北平市郊的人民，竟至連口否認：『這不是東北軍，連個『媽勒巴子』都沒有。』

就是這樣，在毛主席的號召之下，在人民的愛戴下，林彪戰士以自己的鋼鐵意志，勝利的進入華北，配合華北兄弟部隊，迅速包圍了華北全部蔣傅匪軍。

陳石生立功記

蔣 貴 勤

陳石生是機槍二班的解放戰士。在百萬大軍進關的長途遠征中，他的肩上老是打着一挺很新的美式輕機槍，擦得雪亮，像黑漆似的發光，他特別愛它，睡覺時他把它放在枕邊，緊貼自己的身體，似乎怕它會受凍。行軍時他把它從左肩換到右肩，右肩再換到左肩，來回的挪弄着它。他額上的汗珠，沿着面頰流到脖子裏；背上的汗水，透過黃棉衣，冒出熱氣來。班內同志看到他的臉色累得通紅了，上去搶着換他，但他兩手抓得死緊，誰也搶不去，他老是回答着：

「不！累不着我，保證把它打到平津去。」

同志們看他很堅決，便關心的說：

「老陳，你看你的臉都紅啦，打不動可不能硬挺啊！到關內還有任務呢！」

「老陳，給我扛一回吧！你累倒了反而不算。」同志們都關心着他。但他堅決的拒絕說：

「不行！我的立功計劃就是這個，到平津還靠它給我立功呢！」

行軍大小休息中，他把機槍放在屁股底下或者抱懷中，摸摸它的黃色棉衣，拍掉上面的沙塵。

自言自語的說：

「累一點算啥！到關北得靠它立功來報答我的辛苦呢！」

部隊進入天津外圍後，每一個人都在磨拳擦掌請求戰鬥任務。請戰書、決心書、保證書、挑戰書一封一封地傳來傳去，好像喜帖似的到處紛飛，個人的送到了班，班送到了排，排送連，連送營……大家忙個不停，到處三三兩兩地在談論着：

「在東北立了功，到關裏更得打出個名堂來。」

「那可不行！咱們東北軍一來，他吓就吓壞啦！我們包打，非消滅他王八日的不行！」

陳石生見大家這樣的熱烈，自己也暗地着急，生怕任務難不到自己，他立即寫了請求書送到了連部。回來又和班長商量，和步槍班訂上了合同立功計劃，上面寫着：

「保證能發揚火力壓制敵人，把突擊班安全的護送上去。保證跟隨突擊班衝鋒，保證……」

全連每個同志都潑浴在戰鬥氣氛裏，大家心底都有同樣想法：

「這是立功的時候，不要失去機會。」

尖刀任務分給了一營，營內又把一連定為尖刀連，陳石生高興極了，愉快而有信心地說：

「他媽的，這次該有立功贖罪的機會了，如果打不死，老子便有一功。」

他馬上又把他嶄新的美式機槍，脫去了黃衣，細心地一點一點地擦了又擦，反覆地檢查了幾遍，不要在戰事中發生故障。擦好了他又扛到野外去演習，他有把握的說：

「這挺美式的機槍沒有白扛它這麼遠，這次該顯顯威風了，要立不上功真對不起它。」

一月十四日的下午，總攻的數百門大砲不分點的響了起來，震動了周圍數十里的村莊，天津整個市容被罩在烟塵中，一團一團的濃烟隨着砲聲翻滾起來，勇士們勝利的帶着仇恨看向前敵人的

工事說：

「轟平他狗日的！」

飛機一架兩架的惶惶地在空中嗚咽，高射炮沉著的從四面斜射上去，一股一股的濃烟在飛機周圍呈現着，飛機沒敢低飛，恐懼的向東南逃走了，濃煙也隨之消散。

尖刀連在煙塵瀰漫中，衝到了突破口，敵人好幾挺機槍正對着這裏密射，子彈拖出了火紅的尾巴在空中在耳邊嗖嗖直叫，壓得抬不起頭來，機槍班長抱起機槍剛一露頭，一顆子彈把他打倒了，同志們心裏頓然一驚，陳石生馬上抱起機槍沉着的說：

「同志們！不要緊，班長掛花了我來幹，咱們不要忘了和步槍班訂的合同立功計劃。」大家都增加了勇氣，有新解放戰士張振五有些胆怯，爬在地下不敢抬頭，陳石生急火了激動的說：

「你別給咱們解放戰士丟臉了，這是立功贖罪的時候，你怕死你把子彈交給我，你爬到地下去吧！」張振五經他這一激動，馬上站起來說：

「你儘管幹我也能幹！」

陳石生抱着機槍對着敵人打個不停，把敵人的機槍漸漸壓下去了，一顆照明彈升在空中，清楚的看見突擊班已接近了敵人地堡，他也隨着衝過去了。

指導員在戰場上馬上宣佈陳石生立小功幾次，他高興地忘記一切地又衝到烟霧中了。直到敵人全部放下武器，他才帶着勝利的驕傲的笑容回來。

評功中大家給他立了一大功。

砲隊散記

萬克

——自從人民解放軍形成了超過國民黨軍的砲兵和工兵以後，國民黨

黨的防禦體系，連同他們的飛機和坦克就顯得渺小了。（新華社新年

獻辭：將革命進行到底）

當我們的指揮機關發出總攻信號，天津蔣陳匪幫還妄想作絕望掙扎的時候，強大人民砲兵、坦克和步兵就把毀滅帶給那些敢於反抗的匪徒們，許多故事描述着步兵、工兵和坦克手，但是砲手的英雄業績也不應被忽略。

在我面前放着人民解放軍砲兵某高射砲連的請功材料，這材料說：「該連是東北解放後在某地新成立的單位，學過高射砲的解放戰士，還沒有實戰經驗，翻身農民更是外行，當然他們對砲的性能、技術掌握不了。新成立的單位，馬上進關作戰，你會明白：困難是很多的一部份對它的戰士不會熟習，操作機會缺少……。」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製成的。」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是沒有什麼不能夠學會的。

步兵連隊裏每個指戰員都迫切的要求自己連隊當戰鬥中的尖刀、鐵錘。我們砲隊在戰前戰士們就醞釀着：「打下飛機，爭取立功。」儘管過去有些同志會善意的開玩笑：「不要再吃『鷄尾酒會』了。」（意思是過去總打在飛機尾巴後面老遠的地方）砲手們都毫不灰心，暗地裏宣了誓。爲着

互相鼓勵，大家把各種動作編成順口溜貼在防護上、砲架上，號召着「砲車長要精明，首長命令要記清」。「二砲手沉着氣，連發單發要注意」。「三、五砲手插的精，跟着敵機不放鬆」。「一彈藥手……」。

一月十四號美製飛機掠過天津外國，掃射我軍陣地時，火團就包圍了它，打中了，砲手實現了決心。

「打中了！」歡呼像閃電似的傳播在步兵、砲兵、觀測手、彈藥手羣中。方才還像狼一樣兇狠的敵機，現在火着黑尾巴墜下來。

X X X

俘虜押送下來時，談到他們的觀感，頭一句話就是：「你們的砲火真利害呀！」其實他們並沒完全把實際情況說出；因為像砲手在戰評上說的：射擊時他們做到「快」，「準」，「猛」。X部三連基準地試射時提出三發命中，結果做到三發命中。消息傳到其他連大家都急壞了，特別是錦州作戰命中百分之九十五的X部二連二砲，於是創造出：新參戰的九連一砲八發命中一點（八發砲彈完全打在一個目標上）。

觀測手鄭基隆、郭文恒（侯山驛員）向組織上要求任務被批准了，他們到了距敵人幾百公尺向前進觀測所。當彈火紛飛的時候，敵人起彈炸起的泥土落到觀測鏡上，一次又一次目標上燃起煙霧，直到發現敵砲準確的位置帶了指揮所。

當天津戰鬥還在進行着，我們進到小西關，敵人在小西關大街一座樓上安設了一挺重機槍，重機槍才一叫就被砲彈無人帶槍打飛了。戰士們興奮的說：「要是敵人沒火，這飛機這回可學會飛

了！

炮兵們勇敢表現在他們堅持作戰上，一個距敵人×千公尺的炮，既打不到，也射不成了，但是炮火依然在發射，×部三營在敵火下接續的電話員連續犧牲了四個，但是全營的電話員不叫苦，不叫痛，而安裝了架空線、地下線、復線……保持電話的暢通。

不僅每個砲手、本班都積極想辦法怎樣戰勝敵人；即使炊事員也有好辦法。×大隊炊事員創造了戰場送熱飯。他們在送飯前就把各班的飯菜分好盛在麵袋子裏用油布、土包包好，到陣地後，把這些飯包，又好送。

換了班勇敢、負責、積極的，兵作戰的風氣，就無怪兵士們對他的……，這風氣，兵士進時他們終於讓開道了。

戰 場 得 獎

艾 耶

月十三號的夜裏十二點鐘，早就監視着劉家倉房敵人的×連連長張起生同志，奉命掃除敵人工事的障礙，以便於次日十二時總攻天津蔣匪時的突破。

張連長一想：這是個重要任務，劉家倉房是蔣匪在天津東邊的一個衛星據點，戰犯陳長捷派一連兵力把守，敵人大概覺得土木工事不够堅固，便在碉堡周圍設立了五道不同的鐵絲網，幻想阻礙解放軍的進攻。『敵人可能還設有地雷，不如先叫六班掃雷組上去掃清它，然後再去爆炸。』張連長計劃好，給班排長講明任務的重要，爆破的方法，就派了六班掃雷組上去掃雷。

敵人炮彈稀稀拉拉東一發西一發的在這一帶響着，時間過去很大一會，掃雷的還沒回來，張連長怕天亮前完不成任務，當即叫四班長派周辛福去掃，叫六班的回來。

滿口浙江土話的小個子周辛福，一聽說叫他上去，拿起掃雷桿就逕直奔向離此百餘米遠的敵人陣地。他在敵人陣地上左滾右爬，迅速地一直掃到鐵絲網邊上，敵人尚未發覺。

『報告連長！掃過了也沒有雷。』周辛福累得氣喘喘地回來悄悄報告。

『好，馬上準備爆炸。』張連長聽完周辛福的話馬上忙着指揮佈置好的火力準備掩護爆炸。

這次參加爆炸的三個人都是能手，頭一個自動出來的是周辛福，第二個是顧廣英，第三個是五

英華，這幾個都是戰鬥組長。

小砲班班長兼砲手楊魁，幾十發砲彈把敵人碉樓前沿打得煙霧沉沉，連長指導員們，戰士們看得直叫「這砲打得好，趕快爆炸！」周辛福抱上四斤炸藥包，跑到屋頂鐵絲網前，選好爆破點一捆點着導火索爬到較安全的地形上伏下，就聽到一聲震天撼地的響亮——鐵絲網被炸去一半。接着，一排機槍班長李清祥對着敵碉就猛烈開火，掩護周辛福再去爆炸。

如此，周辛福在敵人砲火下連續爆破七次，鄭廣英、王英華每人爆炸兩次，把敵人的三道鐵絲網，兩道絆腳絲飛到空中，像碎粉條似的散為開去。

第二天，張連長高興地把爆破經過報告給營首長，立刻，在時壕裏的團政治工作指揮所李主任下令表揚爆炸英雄，並給功績最大的周辛福同志鑲製「勇敢」獎章一枚。在表揚的通令上說：「連組長周辛福同志，積極勇敢，迅速勇猛，完成任務，特立大功一次並通令全軍表揚。」

一月十七於天津

陣地裏

周海田

——記天津戰役砲兵陣地的一角

交河溝、砲陣地，一切都準備好了，大家都等著發射的命令。天晌午了，但是還沒有一點動靜，大家都等的着急：「怎麼還不發射呢？」一個砲手說。

天黑了，砲手們都爬在單人掩體裏。天開始發白了，大家都起來，有的弄弄道，有的動動那。忽然連部的通信員跑着來傳，告訴二排長準備發射。二排長立即告訴了三砲和四砲。大家忽然從沉靜轉入了緊張。大家高興了，要跳起來。嚮導手解放戰士周海柱同志開始對描準鏡轉標定點。小砲手趙玉成把砲彈又擦了一遍。其餘的砲手們也都正式的忙起來。一會兒陣地上忽然昇起來了三顆明亮的信號彈——這是砲兵總發射的信號。X同志看了看錶，這是早晨九點半鐘。小砲手趙玉成臉有些紅了，他是個新砲兵，從當砲兵到現在還不到七十天，見着這樣大的十五·五生地口徑的美式榴彈砲，還是第一次。至於發射那是更談不到了。不但趙玉成小同志沒看見過，就是自抗日戰爭到兩年多的人民解放戰爭，也沒有用過這樣大的重砲的。這是蔣介石的美國主子親身裝備給蔣介石的。這是蔣介石最心上的「一個砲兵團」。從印度運到東北，曾瘋狂的向東北人民進攻過。如今蔣介石在

東北完蛋了，這個砲就隨着東北的解放而拿到人民解放軍砲兵手裏了。這次拿到大準發射還是第一次。

所有陣地上的榴彈砲、山砲、野砲、迫擊砲，各式各樣的大小砲一齊開始發射了。三班的砲也開始發射了，砲手們都緊張的忙着。

「四號裝架、榴彈發信管、揚度三百、一發！」砲手長喊着。

「好！」一砲手急促的回答着。

「預備……放！」砲手長有力的命令着。

老砲手們都很習慣的張開了嘴。新砲手趙玉成也張開了嘴。一會兒，連觀測所傳來了消息說：

「三連打中了敵人的地堡，敵人出來投降了！」大家都樂的要跳起來。大家都說着「好！」可是五連的砲手他臉紅了，他說：「三連打中了？看咱們的！」大家的臉都紅又紅，又繼續發射了。砲已發射了半點多鐘，砲手們臉上都出了汗。小砲手趙玉成急忙通過交通溝去扛砲彈，九十多斤重的砲彈，他強壯起來，壓的歪斜着身子，將砲彈一個又一個的堆滿了砲陣地。這時小砲手已完全打消了在發射前的緊張和不習慣。這回他沉靜了。三班副把自己的小布衫脫下來，攤開擦砲。大家說他幾眼又開始發射了。天津城裏的大煙囪和高大建築，一個也看不見了，都叫烟火遮住。天津城裏變成了一片煙霧。砲彈爆炸的聲音已聽不出個數。

連部的通訊員跑來告訴二排長「暫停」。砲兵陣地裏無聲了。在平常寬廣的砲兵陣地和步兵陣地一個人也看不見，好像一片無人區，但是這時却不然了。忽然從一個人也看不見的陣地上，爬起了無數萬的步兵，開始衝鋒了。這是午前十點多鐘。

敵人的飛機來了。有時是一個，至多不過兩個。飛的高高的，我們的高射砲像矛頭般的七八發同時射起來，爆炸在飛機的周圍。吓的敵人的飛機，飛的更高更遠起來。以後就一個也看不見了。

一會兒連部傳來消息說：「工兵架好了橋，坦克和步兵衝進了突破口！」砲手們都樂的拍起手來，這時正是午前十一點多鐘。

頭等任務

——某團九連護城河的架橋

護城河兩丈五尺餘寬，水深丈餘，環繞天津一週，匯合海河入海。陣地上捷安想以這條河當作守衛天津的「護命河」，把這條河加深的掘了又掘，在河沿上架起鹿砦，拉上鐵絲網、電網、佈滿了地雷，以為這樣，似乎就可以阻止解放軍的進攻了，臘月寒冷，河水雖已結冰，但被砲火轟擊，已打的破碎，十三日又漲海潮，河水不斷向上湧泛。守城蔣軍他們夢想解放軍難以迅速突破這道「堅固的防線」。

架橋這件普通事情，在進攻天津來說，不能不算是頭等任務。從砲轟開始，九連連長即挺立在交通壕裏，不斷的觀察敵人工事被砲火摧毀的程度，此刻他的臉色很嚴肅，因為再過幾分鐘就要他們去完成這一任務。九連，在三年的東北解放戰爭中，是「創造一部某團相當出色的一個連隊，一九四七年三戰四平戰役中，曾經連續打退敵人十二次反擊，獲得「頑強突擊」的光榮稱號。這次進關作戰，全連同志齊表決心，要在解放華北的戰爭裏，創造新的榮譽。

現在，是他們創造光榮的機會來到了！巨風搖起了沙土，大地一片黃昏。三顆照明彈光耀的昇上天空，這是爆破敵人防禦工事的訊號。「開始爆破！」九連長的命令下達後，三排同志以熟練的

動作，迅速的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地雷，接着又把鹿砦、鐵絲網、電網等連續炸毀。二排五班的同志們抬着浮橋，順着被炸開的道路，迅速的向護城河推進。躲在暗堡裏的敵人，猛烈的向五班橫掃，楊句忠的胳膊負傷了，橋從他的肩上滑落下來，四班長張廷玉馬上跑來接前拍。張有道又伏倒了，他的腿負了傷，吳翰臣又跑上來，敵人飛過來一顆手榴彈，吳翰臣又被炸犧牲了，張順又跑上來，五班長沙德祥——中國共產黨黨員，一顆砲彈把他炸一個筋斗，彈片穿進他的腳心，他翻身爬起來，咬着牙，繼續前拍，一邊喊着：「同志們！我們是好共產黨員，好人民戰士！勇敢完成頭等任務呀！趕快的架上橋呀！」敵人火力拼命阻止架橋的前進，負傷的人倒了，浮橋拖落在地上，勇士們急了，被光榮的決心所鼓舞，帶着傷在地上拖推，前仆後繼，終於把兩丈五尺長，數百斤重的浮橋推向對岸，勝利的鋪在護城河上。爲了保護橋的安全，使攻城大軍順利通過，連長命令一排越過河去向城牆衝擊。一排副劉德軒帶着一班，首先通過浮橋，向敵人打去，敵兵一見解放軍突破護城河，慌忙擁向城頭，向城外濺投手榴彈，勇士們也以手榴彈還擊敵人，火紅的子彈混着炸裂的彈片，在城牆內外紛飛，在浮橋上，冰河上噓噴作響。機槍一班長王文新，很快帶着四挺機槍，渡河支援一排作戰，敵人吃不住這猛烈的火力，敗下去了。一班長李景祥從硝煙中爬起來，跑上城牆，把標誌着勝利的紅旗，插在城牆上。敵人拚命的反擊，從麻袋掩體裏鑽出來，企圖架起重機槍，王文新回頭望望一挺機槍的射手鄭福春同志胳膊負傷了，另一個射手王海林同志光榮犧牲了，他沉痛的把機槍架好，一個人熟練地輪番使用三挺機槍向架重機的敵人猛壓，敵人嚇倒了！

一場激烈戰鬥，九連終於消滅了城上敵人，保護了護城河上的浮橋。部隊源源的通過浮橋，通過城垣，向城裏湧進。陳匪長捷當作「護命河」的護城河終於成了替自己掘掘的墳墓。

階級的戰士

吳濟濱

神砲手開始向敵人的工事轟擊了，城牆上面和外面的個個堡壘看着被破壞了，但是總攻的信號還未發出。小砲組長于維泉同志，等待得確實有點發急了，他爬出單人掩體坐在交通溝裏。他好像沒聽見敵人在向我們陣地上打砲，打槍榴彈，他目不轉睛的向後面的上空看着。

當天津總攻的頭一天，營召開了軍人大會，宣讀了軍首長的命令：誰先到達金鋼橋，獎給毛澤東獎章一枚。

于維泉同志，是熱河烏丹縣人，出身很苦。在訴苦大會上，他曾經痛哭。他家原來房地皆無，六歲上爹就死了，娘拉着他真是不容易活着，十二歲有多大力氣，可是他已經給人家扛活了。

自從來了「匪」，解放軍，自己分了房子，分了地，還娶了個媳婦，從飢寒交迫的苦海中爬出來，得到了溫飽，過了好日子。

會後回到駐所，他和班裏的同志們講：「這回我非先到達金鋼橋，得個毛澤東獎章不可。」

他還是向大家宣佈的誓言，但大家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使喚小砲怎麼能夠到頭裏去呢？小砲、輕機槍也算是連裏的火力呀！」到時小砲用不上，我去得個衝鋒式，衝上去。」于維泉看大家不相信他的決心，進一步的證明着。

以前說的再堅決，是在嘴巴上的，現在到了兌現的時候了。一進入陣地，于維泉同志就向班長

討了兩個手榴彈，焦急的等待着總攻信號，他覺得時間過的太慢了。

十一時五十三分鐘，五顆信號彈飛上天空。總攻開始了，于維泉同志，高興的順着交通溝，向天津城防衝去，還沒到開闢地，親愛的班長楊福貴同志，胸部被敵人的槍彈打着，負了致命的重傷。于維泉走到班長跟前，班長張着兩隻失去神色的眼看了看他，好像要說些什麼。于維泉心裏一時有說不出的悲過：白開外海城出發，于維泉就和班長在一塊了，行軍，一天不論走多遠，到宿營地後，班長不休息叫大家先休息，他給大家燒水燙腳。出發前他叫大家多睡一會，他起來給大家燒水洗臉。他自己的生活費不用，買些黃豆炒熟了，給大家拿煮道上餓了充飢。從來沒和同志們發過態度，什麼事都是慢慢解釋……這些事情很快在于維泉的腦海掠過，同時班長又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幫助了自己的進步。好班長！優秀的共產黨員！負了不可救治的傷。

悲痛和憤怒充滿了于維泉同志的胸膛。他紅了眼，他不能停下來照顧班長，他勇猛的衝向敵人，他要為班長報仇。他帶着自己的小砲組，直往前鑽，衝到海城河外面的地堡跟前，他首先向地堡打去了一個手榴彈。隨後大家上來把地堡解決了，不幸排長又負傷了，當時部隊亂了建制，于維泉就心沒組織，任務完不成，他想代理排長，但自己又是個戰士，他回頭看到四班長，他喊：「四班長！你還不掌握部隊，這麼亂行嗎？」一句話提醒了四班長，帶大家突入了突破口。

于維泉同志帶着自己的小砲組，一直往前鑽，到了王車場，又和四班長失了聯繫。他又帶着自己的小砲組請排長指揮，這時敵人組織了反衝鋒，反覆的向他們反突，大家用短兵火力把敵人幾次的反衝鋒都打退了，于維泉也出了出氣，架起小砲距離定了三百五十公尺，第一發打出去，在敵人羣裏爆炸了，他一發接一發的打出去，八砲，只有兩砲有些偏差，六發都爆炸在敵人羣裏。

敵人的反衝鋒被打退了，于維泉認爲馬上會前進了，但是營完成了殺開民橋門的任務，把友軍讓過去，自己停下來整理組織。于維泉心裏涼了半截，「爲啥不前進了？這怎麼還能實現我首先到達金鋼橋的計劃呢？」他又着急了。但部隊稍加整理，又繼續前進了，于維泉真高興，自己連在前面，越過一切友軍，直撲市中心的金鋼橋去。離金鋼橋不到二百公尺的時候，看到前面還要過個小橋，小橋這頭架着鋸馬（活動鐵絲網）；過去小橋，左右有碉堡防守，再前面就是守金鋼橋的麻袋工事，三排長柳星由同志，估計敵人不定抵抗，號召大家誰去爭取敵人，于維泉同志想，首先到達金鋼橋的機會到了：「我去」他挺身而出。他跑到橋頭喊了一陣，敵人不繳槍，他又找到一個俘虜幫助喊，敵入拉起槍杆，要打他們，爭取失敗了，鄭排長又號召誰去解決它，于維泉同志，又勇敢的接受了這個任務。他把小砲交給自己組的人，手裏只有一個手榴彈，鄭排長又給了他一個，隨後又有五個勇士，挺身出來同他去。

河對面的戰鬥還在激烈的進行着。一座樓房着了火，濃烟隨風佈開，月光被瀰漫住，什麼也看不清楚。他們慢慢摸到小橋頭，于維泉仔細的觀察了鋸馬，底下好像能鑽過去，「鑽不過去怎麼辦呢？」他心裏打了個問號：「我鑽不過去，再爬回來，大家都得受損失，怎麼辦呢？爆破又怕炸壞橋」，他考慮了一回他下了決心。

「幹！班長給自己講的話，可不能忘了啊：『共產黨員爲人民解放事業是不怕犧牲流血的。』現在是考驗我的時候了，人民的戰士是不怕死的。」他暗暗的向班長宣誓：「班長我不能叫你白教育了我，我死也去完成這個任務，我向你學習，爲人民的解放，不怕流盡最後一滴血。我要爲你報仇。」於是他小聲告訴大家：「我看那底下可以鑽過去，不用爆破，我在前面鑽，你們都跟上我，

如果我若是鑽不過去，你們馬上就燻破，衝進去。」說完他第一個鑽進鋸馬，敵人發覺了，輕重機槍向他們射擊了，子彈在他們的身子上面呼呼飛過去，第二名拿衝鋒式的韓玉榮，三、四名拿炸藥的譚秀寶、凌凱，五名、六名都緊隨着于維泉同志，勝利的鑽了過來，一個小黑東西從右面碉堡槍眼裏打出來，「手榴彈！」大家說着神迅的躲開，又沒傷着勇士們，韓玉榮同志跑到左面碉堡門口，衝鋒槍掃進去了一梭子，于維泉剛要打手榴彈，十三個敵人繳槍了。

一橋那邊去。于維泉向小橋一指說，俘虜們馴服的過了橋。小橋算解決了，金鋼橋頭敵人還在扼守一個院，他們找到了一個側面門口，凌凱端起了新得的捷克輕機槍，在門口掩護，于維泉、韓玉榮等衝了進去。韓玉榮的衝鋒槍掃了一梭子，敵人吓的都鑽進了屋子，他們又英勇的到屋裡去搜，于維泉同志在一張桌子上拿起一個手電筒，更得勁了，他們把敵人從床底下，屋角裏找出來。

于維泉同志首先到達金鋼橋的計劃實現了，同時又順利的完成了這樣艱巨的任務，他多愉快，他同大家守在橋頭等游部隊趕來，心裏真是十分興奮與自豪，饒裏的餅乾、棗餅，有的，他們雖餓的前心貼後心誰也不去吃它，煙捲有的是，可是他們捲起了旱煙葉，于維泉又把手電筒放在了原來位置，總之，他們執行了一切政策和規定。

半點鐘後，對面打了槍來，同時送來了聯絡的號角聲，于維泉同志沒帶號角，也沒有口哨，他站在麻袋上高聲喊道：「別打了，我們是四十五軍、一三五師，我們在這裏。」

戰後發來了毛澤東獎章一枚，指揮員把他們六個人拉到一塊，討論這獎章該給誰，大家異口同聲的說，給于維泉，于維泉就說應該給別人，誰也不肯要，最後大家還是硬給于維泉同志戴上了。「我沒功勞，仗是大家打的，光我自己是得不到勝利的。」于維泉同志說着，笑從內心裏激動了。

打開大門

林念案

——在和平門的突破口上

突破天津的任務，「七一」部交給一營了，他們經過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學習，熟悉了架橋、架梯、突擊各種動作。十四日，部隊進入了陣地。

我們的大砲從早晨九時起，就不停地向敵人的工事轟擊。十二時，各種砲聲齊吼，塵土捲上半空，日光爲之昏暗。敵人的工事上出現了一個缺口，砲火向城內延伸了。

担任架橋的是二、三連，一連跟在二、三連的後面，他們的任務是梯子和橋一架成，就勇猛的衝上去。

一連是一個基礎很老的連隊，幹部們常對新來的戰士講：「咱們這個連原先是從井崗山下來的，朱總司令親自領導過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光榮歷史。」每次戰鬥，一連都光榮的完成了任務。這次，他們又下了決心：「堅決打開天津，到天津大馬路上點名，看看誰是英雄。」

那天早晨，當他們沿着交通溝向城邊前進的時候，沿途那些被蔣匪燒燬的村莊使他們的勇氣更堅強了。幾天前，這些被燒了房子的老百姓會到他們連去控訴蔣匪軍的罪行，一個老大娘哭着，跪

下要求他們報仇！戰士們當時都低下頭去，跟着哭起來。事後他們說：「就是死，也要給這些老百姓們報仇。」一個機槍射手說：「他媽的，這回你看我的機槍吃陳長捷的肉吧！」

正面的火力雖因砲火猛擊而減弱了，但外壕前面是一片開闢地，從左側，敵人幾挺機槍猛烈的打着。二、三連幾次前進都沒有成功，一連的尖兵排——三排，也被壓倒在地上，部隊已有很多傷亡了。

担任一連的第三梯隊是指導員率領的一排，三班二組長劉清林伏在全排最前面。他向前看看，二、三排衝不上去；向後看看，全排、全連、全師都跟在後面。他想：「這是全軍的突破口，二、三排衝不動了，我應該帶頭起來衝，不能因為我伏在這裏，叫後面人都過不去。」這個翻身農民又想到了那個訴苦的老大娘：「我要是伏在這裏，隊伍上不去，怎麼能替那個老大娘報仇呢？」他看了看伏在身後的那個組員，那個解放戰士大概也正想着同樣的事，他急得滿臉通紅，看着組長，準備他一動，就跟着衝上去。

劉清林看看面的地形，正面敵人火力太猛，靠南，敵人封鎖得差一些。他決定稍稍繞過一點，向土城衝鋒。恰在這時，連長和指導員都來了命令：「從右側，三班堅決衝，要完成任務……」三班長回答說：「放心吧！剩我一個人也要完成……」劉清林沒聽完那句話，就帶了兩個組員一躍而起。

一顆砲彈落到劉清林的後邊，他聽到呻吟一聲，大概是有人被打倒了，顧不得回頭看，迅速地通過那片開闢地，跑到鹿砦邊上去。投了幾個手榴彈，（他聽到後邊也有人打手榴彈，這才看到他組員只剩下張恒一個了。）趁着砲烟，扒開了鹿砦，他們從冰上向城牆撲去，後面的部隊踏着他們

們的脚步，也跟着從冰上通過。這時，敵人的砲火更猛烈的打過來，被擊碎了的冰下泛起水來，有的同志負傷倒在岸上，有的過冰時滑下河去，但什麼也不能阻擋他們，負傷的默默的躺著，其餘的踴躍齊胸的河水，撲向城去。跟着劉清林，四班把紅旗插到城上。

翻過土城，這一羣濕淋淋的戰士就一面喊話，一面打，一些鑽在地堡裏的敵人都被逼着鑽了出來，我們會用機槍的戰士都丟了步槍，拿起敵人的機槍，打退了向他們反擊的敵人，一個組、一個班向敵人追去。

二、三排也跟着衝了進來。很多負傷的同志都帶傷作戰，四班副王永，戰士魏進福脚跟打穿了，解放戰士張貴樑負了傷，乾糧袋和棉衣都燒着了。……但他們不肯下去，他們說：「打死了，是爲了華北人民報仇的！」於是部隊勇猛的向突破口兩側伸展，解決着一個個地堡。猛烈的火力和喊話同時展開，戰士們平端着機槍向逃竄的敵人射擊，阻住他們的退路，一面喊着：「槍是老蔣的，命是自己的，機槍留命。」解放戰士則高喊着：「我們是瀋陽解放的，才七十天，解放軍寬待俘虜，機槍不殺。」一批批蔣軍丟了槍，舉着手，狼狽不堪的跑過來。

突破口擴開了五百米遠，大隊像決堤的潮水般湧進來。然後，像一把把的尖刀，分頭向市內的敵人衝殺過去。

捉 俘 虜 要 緊

蔣 貴 勳

十四日下午，天津開始總攻了。

二三部尖刀連在彌漫的砲聲中衝了上去，一進突破口，敵人的機槍呱呱直叫，封鎖着前進的道路，四班副譚宏魁正想帶四班衝過去，解放戰士張維五伏在地下不敢露頭，四班副知道他還是第一次參加戰鬥，不免有些駭怕，機動的成舞着大家說：「同志們！不要緊，快從這裏衝過去，敵人的機槍是打不準的，快去完成咱們的立功計劃吧。」同志們馬上響應着說：「對！快立功去！」這時不敢露頭的張維五也急忙的跟着衝了上去。

敵人的機槍打得越來越緊，子彈在夜色中拖着紅的尾巴，在耳邊嗖嗖直叫，離敵人前面的地堡羣已經不遠了，一顆子彈穿到四班副的身上，同志們看到班副負了傷，心裏有些慌張，但四班副沒有叫一聲，同志們問着：「班副！你負傷了吧！」他沉着的說：「不要吵，我是共產黨員，我要完成我立功的計劃，輕傷不下火線。要死、死到天進市裏去，決不縮在這裏裝尊種！」一衛生員氣喘的跑了上來，「快下去我給你包上」，但他堅決的拒絕說：「捉俘虜要緊！打完仗再包吧！」

他帶着傷痛，咬緊牙關，領四班一直衝到酒精工廠的附近，敵人在樓上用機槍瘋狂的堅守着，壓得大家抬不起頭來，也插不進去，四班副急紅了眼，抱起一包炸藥向指導員要求說：「指導員！

我去送這第一包炸藥！」指導員看他樣子是不能堅持了，便安慰着說：「你快把傷口包上吧！送炸藥另外會有人去。」這時他傷口的血流多了，迷糊糊的昏沉的坐下去了。他還在囑咐大家說：「同志們！幹吧！這是你們立功的時候，不要看我負了傷，去替我報仇吧！捉俘虜要緊。」大家異口同聲的說：「好！」便衝進去了。

三十九軍一五二師

三 分 鐘 突 破 天 津

海 帆

——記突擊英雄連隊第三連——

環繞天津周圍，有一道兩丈寬一丈深的護城壕，壕中有水，深約八尺。在護城壕的前沿，佈滿了層層疊疊的鐵絲網、洋馬索、地雷、密如蛛網的交通壕、和無數火力點。護城壕的裏面便是一座一丈高四尺寬的圍牆。靠着牆根，建築着星羅棋佈的大小碉堡和掩蔽部。——這就是天津匪首陳長捷苦心設備和吹噓爲「牢不可破」的前沿防線。有悠久光榮歷史的紅軍連隊，與經過兩次攻打四平嚴重考驗的「發揮部」三連，就要撲向這條堅強的防線，打開缺口。突擊點選擇在西營門外四十四號大碉堡的左側。

一月十四號九時，總攻開始。數百門大砲隨着三顆綠色信號彈的發起而一齊怒吼，每一分鐘，數千發砲彈傾注在敵人的陣地上，灰色的天津市的上空，被爆炸的濃烟染成了赤紫色，碉堡在烟霧中一個個倒塌下去，鐵絲網和鹿砦隨着煙柱飛舞高空。

在戰壕裏待命衝擊的三連戰士們，望着曾經和自己屢次協同作戰的常勝砲兵，無情的轟擊敵人，內心裏充滿了感激和自豪。突然，一顆砲彈正落在敵人的制高點自來水廠，於是，戰壕裏一陣騾

呼：「打的好！打的好！」一架孤獨的飛機從西南飛來，高射砲齊鳴，六個黑球立即在飛機周圍出現，飛機扭轉屁股向東逃走了，戰壕裏又是一陣譏諷的嘲笑：「看你多孬種！」

十時五十分鐘時候，爆破員開始爆破。戰前會數次要求送第一包炸藥的九班副郭鳳樹，興奮而愉快的說去了棉衣，抱起炸藥，在煙霧裏飛跑前去，轟隆一聲，「鐵絲網炸成一個缺口。緊接着費繼成又抱起第二包炸藥，可是，當他通過水渠時，因冰面被砲彈炸穿而掉下水去，他迅速爬出水渠，繼續去執行未完成的任務，但已發現障礙被砲火全部掃清，他回來報告了副連長，副連長隨即命令架橋。

二排和七班拍着一個浮橋和兩個木梯，冒着敵人的砲火，機靈地躲過腳下的地雷，順利的將橋抬到河邊，第一個浮橋剛剛架好，不巧被一顆砲彈炸碎了，他們迅速把木梯掉下水去，結果，被水的浮力漂了起來，又掉下去，又漂起來，這樣，突擊隊是無法通過的。架橋組毫不遲疑，六班長張儒勳首先跳下水去，接着，一個跟一個地都跳進護城河，連負了傷的新戰士鄭友清也站在水裏，人民的英雄們，忘掉了一切，在三九天刺骨的冰水裏，把橋架起來了。

突擊組發起衝鋒。一個個用戰前學好的熟練動作，冒着敵人的火力封鎖，穿過鐵絲網和煙霧，當他們衝到河邊時，兩個架好的梯子，又被砲彈炸斷了，等待再架橋嗎？不！他們從右面未炸碎的薄冰上通過，幾個戰士掉下水去了，但又迅速的爬出來，繼續突擊。一班戰鬥組長王玉第一個爬上戰壕，剛剛將紅旗插上，被一顆砲彈炸成兩截，紅旗倒下了，五班戰士鄧惠文將第二桿紅旗插上，紅旗在彈雨飛舞下高高飄揚，突擊隊的英雄們，一個個從紅旗下閃過。天津突破了！

相距城牆不遠的地方，敵人集結了一個營的兵力和三輛坦克，顯然，這是敵人準備反擊的部隊。

，市內敵人又用密集的火力封鎖着突破口，城牆下面地堡裏的敵人還用手榴彈拼命向外投擲。三連的英雄們，知道不把面前的敵人消滅，不把突破口攔開，後續部隊就不可能投入巷戰。他們也永遠記着戰前在紅旗下的宣誓：「首長們放心吧！我們一定能突破。」這莊嚴的誓言，給他們帶來無限的力量，無論是久經戰鬥磨練的勇士，或是剛剛入伍不久的新戰士，都緊握着自己手中的武器，猛烈射擊，不讓敵人開火。剛從瀋陽解放過來戰士郭樹生，用槍榴彈一個接一個地向敵人打去，機槍二班長董振凡，用美式機槍一梭接一梭地向敵人掃射，五個彈藥手忙着給他押彈，敵人一批一批的倒下來。匪徒們動搖了，坦克向後開動，步兵連滾帶爬的潰退。

曾經十分鐘突破四平的英雄連長史德仁在指揮作戰負傷了，指導員譚興東便代理指揮，他高聲喊道：「誰是共產黨員，誰是英雄好漢，跟我衝！」旁邊董振凡和李景和拍胸回答：「我是！」他們跟着指導員首先衝進去，並向西側發展。在城牆底下，鋪滿了敵人的死屍和傷員，三門山砲還在陣地上架着，敵人把一切都丟掉了。

董振凡同志發現大地堡右側的掩蔽部裏還有敵人，他用機槍對準門口逼迫敵人繳槍，絕望的敵人從槍眼裏投出一棵手榴彈，董振凡躲過手榴彈，順手就是一梭子機槍還去，敵人全部消滅在裏頭。在另一個地堡裏，他又發現一股敵人，他爬到地堡頂上，用手榴彈從槍眼裏塞了進去，裏面立即喊叫「繳槍！」——董振凡和他的機槍組連續解決了三個地堡，俘敵四十餘人，繳獲兩挺機槍。

在兩個突破口的交界處，兩把尖刀會師了，在戰火紛飛中，感到一種偉大而崇高的友愛，某部副連長親熱的握着董振凡的手說：「你們打得好！」董振凡回答：「你們辛苦了！」副連長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給董振凡，二連把剛繳獲的二挺機槍贈送給他們。

突破口上的五分鐘

魯 藜

十四日正中午，天空升起五個照明彈，這是說明爆破手已完成了任務，三分鐘砲兵以威力射擊已告結束；而宣告步兵突擊的開始。

這時候，沿着突破口的四周三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砲火的濃煙，爆炸後的塵霧籠罩了一切。太陽收縮，如同月亮潛移在陰雲裏，通過寬闊的地帶，各梯隊都在急速的向前匯集。如同血液集結向心臟，通過一切縱橫迂迴的交通溝，一切爲工兵和爆破手所開闢的障碍物前進。火箭班的戰士們，用雙手扶起火箭砲筒，在一道冰河裏爬着前進。那用蘆葦和木板捆就的橋，已由架橋戰士鋪在那被敵人的砲彈擊碎了的冰凌上。廣東部十七團尖刀連的戰士們，當他們湧到突破口的城牆下，都全身濡濕，有的連鞋子也被吸在冰河的爛泥上。

在尖刀連後邊的梯隊的戰士們，都在互相詢問着：「看見咱紅旗插上沒有？」
「看見沒有？」

這次負責打突破任務的尖刀連是三營第一連，爲井崗山下來的有光榮稱號的連隊，自從入關以來，這連隊就宣誓要打一個突破戰。要獲得最先登上天津城的榮譽，爲全國爭光。

全國的人們這時候都集中在一個思想上，要看見尖刀連在城牆上勝利的信號——紅旗。

副團長說：「戰鬥決定勝利就在這幾分鐘，要快，要迅速，要猛，越迅速越好，爲什麼這樣，就是敵人被砲壓下去，敵人藏入地堡，敵人無反手機會。如我們猶豫，而我們砲火已縱深射擊，而使敵人有喘息機會重新組織火力，我們就困難，打不動，又增加傷亡，又完不成任務……」

在這裏，時間是以秒來計算的。當衝鋒隊隨着照明彈的出現而響徹了原野，尖刀連第一排的戰士們已衝到城牆邊上，劈開那密密叢立在牆腳下的鹿砦。三班戰鬥班長劉清林同志，爬過了鹿砦，他就貼在那稍斜的土牆上。他成爲全連的尖端，指導員蘇福林同志和他靠在一起。

戰爭好像在這時忽然一度停頓，雖然，也許這停頓僅是幾秒鐘，而人們要在這空隙裏體驗着艱鉅的鬥爭，勝利與失敗的關鍵。

劉清林同志這時想：「我在最前面，如果我不帶頭，就完不成任務，就不能替老太太報仇！」當他們作紫楊柳青時候，有一個被蔣匪焚殺餘生的老太太，到過他們團裏訴苦，要他們替她的殉難的家人報仇。由於她的訴苦，會使全團弟兄們流淚、激憤，現在在這樣緊急的關頭，我們人民的戰士們從沒有忘記人民的仇恨。

指導員也有一個單純的思想：「死在突破口也是光榮的。」他就叫全排衝。他說：「在開關地裏停止就是死亡！」

於是，劉清林馬上扛起還是帶着冰凌的槍，飛上了城牆。第一個進入突破口。四班戰士王士吉扛着旗子，連長說：「旗子，跟我上吧！」王士吉抱着二丈來高的旗幟，走到了大地堡旁邊，風大，吹捲着紅旗，他緊靠在地堡上，把它直直豎起。那時，敵人沒有想到我們來得這樣快，在地堡裏叫着：「是自己人嗎？」

在我們這邊，戰士們歡呼：「看見我們的紅旗插上了！」

「我在最後邊都看見了！」

「好了！好了！」

洶湧的後續梯隊都奔向缺口。

旗子不停的跟着尖刀連挺進，旗子到那裏，我們的砲兵即延伸射擊。旗子到那裏，那裏成羣敵人繳槍投降。戰士們有的拋掉自己手裏被冰河弄濕了的槍，接過敵人的槍前進。

天津解放後的第六天，在小西營門的陣地上，我們看見了尖刀連全體指戰員。他們正在進行實地戰評會議。他們現在所坐立的地方，就是他們血戰所奪取的土地。沿着城牆裏，佈滿地堡、碉堡、壕溝。從輪豁口往西北俯瞰，則是縱橫的冰河和蔓延的鐵絲網，遍地梅花槍，敵人的砲彈在田野裏掘開許多窟窿。此刻，我們還在掃清地雷，不時聽到爆炸聲。

勝利的英雄們在熱烈的研究他們的戰績，我看到劉清林同志，他剛二十歲，中等身材，大皮帽子壓着他的耳翼。臉上，血氣旺盛。他說：「我家在安東省，我是一個翻身農民，從小我就干活，給人放豬、放馬、種地。一九四七年春天，我去參軍，因為我上唇豁子不要，後來我花了二十塊錢縫住了口，我才參加……我為什麼參軍，光我們關內解放不行，全中國也要解放。」

「這是我們解放軍戰士的普遍的信念。」指導員蘇福林同志說：「我們打過錦州，我們進過瀋陽，我們參加過遼西追擊戰，而天津是最脆弱的，經不起我們一擊。就從我們這次突破登城，實際比我們演習時候來得快，從開始衝鋒到登上城牆，最多不過五分鐘。」

紅旗插上天津城垣

鄭常 王質玉

——威揚部天津戰記之一

十二日夜，狂風驟起。無數輛的砲車在風沙飛揚中開向陣地，步兵沿着用自己血汗築成的彎曲的交通溝逼進天津城垣。當步兵穿過砲車陣地時候，他們都無言地相看良久，在默默的堅定的眼光中傳遞着一個簡單的但却是蘊藏已久的信念：堅決打進天津去！

風沙吹曠一夜，十四日拂曉，風斂雲收，迎着鮮明的陽光，天津市內的幢幢樓房，清晰可見。九點鐘以前的天津城東，縱然在離城垣二百米以外的地區，集聚了幾萬解放軍，却沉靜得毫無一點聲息。至九時二十二分十五秒，我第一發砲彈開始在天津城垣敵陣爆炸，接着砲彈的轟鳴由緩而緊。

各種砲聲一齊吼叫，轟天的爆炸聲響成一片，使維繫天津蔣匪軍命運的城垣工事，騰起濃重的黑烟。四十分鐘過去，蔣匪軍的工事被我強大砲火摧開了一道缺口，砲火轉向缺口兩翼和縱深。在砲彈轟鳴，濃烟瀰漫中，一連的戰鬥組長王國才撲到鐵網外探查佈置，歸來後，指揮組掃淨雷界。第一名爆破手李祥跟着炸開鐵網，位置於第六名爆破手的膝慶元打着爆破筒，一躍而起，搶佔了

第二名爆破手的位置，將第二道鐵網炸開。連續爆破九次成功，突破口外防禦全部肅清。僅剩的一座伸出在突破口外的暗堡先為滕慶元發現，回身奪取第三名爆破手王農的炸藥，王農奪住炸藥不放，自己跑上完成爆破。當暗堡在巨響濃煙中飛崩後，爆破手滕慶元、王農手握手榴彈越過封凍地護城河並肩登城。紅旗手楊文明緊跟上，緊握旗桿，乘風揮舞一躍插上天津城垣。

當四顆照明彈升上半空，總攻信號發出的時候（十一時十五分），這曾經在東北戰場將紅旗插上四平、彰武的威揚部×團一連已越過突破口前進五百米，紅旗由城垣飛上第五臨中。而雄厚的後續部隊，正踏着一連開闢的道路，狂潮般的襲向天津城。

插進去，站得住

樂 愚

記南線攻津部隊的一個尖刀連

「新疆」某團第二連是這次南線攻津部隊的尖刀連之一，戰前二連從上級要求了光榮的尖刀突破任務以後，全連上下十分高興，給上級的決心書上寫着：「堅決插進去，站得住，全連剩一個人也不放鬆……」許多同志表示犧牲流血的決心，紛紛交出自己過去積存的一些零用費，八班長呂樹華同志說：「犧牲不了，堅決把紅旗插到城上」——一月十四日下午，攻城的突破經過，考驗了這個英雄連隊，全連同志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發起衝鋒以後，爬在衝鋒出發地最前沿的第八班，聽到排長指揮：「八班，上！」班長呂樹華同志敲着大砲轟開的缺口帶頭衝上去，在二百多米的開闊地上，敵人的子彈風一樣的掃過來，跑不多遠，呂樹華栽倒了，後跟的蔡根有同志槍上幾步，叫了兩聲：「班長，班長！」班長沒有答應，他從班長懷裏曳出那杆紅旗，繼續向前衝去了！鐵絲網沒有完全炸開，他跑到河堤根下臥倒了，聽着排長在後面叫：「快，慢了子彈要打着的！」他沒有猶豫，就從鐵絲網下面鑽過去了，接着又鑽過了第二道，第三道，跑過三四丈寬的結了冰的護城河。當他爬到城根下，把早已套上絃的手流彈

摔到城上，趁煙鑽上去的時候，看見右邊交通溝裏有一個穿黃衣裳的敵人，彎腰往東跑，一個手榴彈打去，沒有炸住，敵人跑了。他急忙把紅旗展開，插到城上，接着王副羅惜雲，陳長新上來了，再後面就是排長和別的同志們。

紅旗飄揚在空中。告訴後援部隊，已經勝利的佔領了突破口，這時正是下午一點三十分，距發起衝鋒的時間不到五分鐘。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共計突破了三百多米的開闢地，三道鐵絲網，三四丈寬的護城河以及滿佈城牆和前沿的暗堡，砲樓，地堡羣，匪首陳長捷無恥誇耀的「天羅地網」就這樣被拆進了一刀。

敵人幻想包圍回這塊陣地，集中層層火力，向着長不到五十米的缺口猛烈攻擊，城牆裏面是一片開闊地，被東北的交通溝，裏面的砲樓，和城牆裏的火力點結合，嚴密的封鎖着，城上的敵人，在幾面火力掩護下，在匪首們打殺督戰下，（快俘虜說：由於這一突破口被我們打下去的敵人士兵，立時被槍斃了五個。）向我們反撲了，敵人指揮官，把身子藏在王八殼裏，伸出指揮旗左右亂擺，一面罵着：「面一爬在城上五十幾米交通壕裏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們沉着射擊。八班副班長張雲被東面砲火一陣子彈掃倒了，衝鋒式橫在身邊，三排副張瑞芳同志，立即拾起來對反衝的敵人射擊了。」

第一次、第二次反撲都被我們打回去，第三次敵人反撲的兵力增多了，從北面迂迴過來，三排的戰士們望着排長說：「敵人又上來了。」排長說：「一手流彈預備好，遠了別打，近了消滅它。」戰士們回答：「好，來吧，就等他來呢！」一陣手榴彈，敵人又狼狽退回。

敵人的火力一陣比一陣密，繼續進行反衝，英雄們在反衝鋒中手榴彈打完了，他們搶了敵人機

下的手流彈反擊敵人。負傷的同志不下火線在城上堅持着。大家記住一個口號，「剩一個人也不叫它奪回去！」經過一點多鐘的激戰，後續部隊突破了前沿火力封鎖，繼續登城了，把突破口繼續擴大，進入了縱深戰鬥。

爆 破

服務部 賈 智

天剛放亮，天津第二紡織廠裏的敵人，已經發覺了我們在離他們百十米遠的對面胡同裏。這時，西北角的大地堡，不斷的在胡同裏「噠噠……」的打機槍，右邊的兩個小地堡也同時發出了火力封鎖着百十米寬的開闢地。

三連的同志們，這時再也無法向裏插了，大家都知道：「要想插到核心工事裏去，只有把這個工廠拿下來」。這時，在轟胡同口的一個院子裏，劉連長接到了營的命令，「迅速把工廠裏的敵人全部消滅，以便部隊繼續往裏發展。」

「前面是百十米遠的開闢地，通過以後，就是第一道鐵絲網，在第二道鐵絲網後面，就是大地堡，把這三個東西炸開後，馬上去炸大牆，這就是你們的任務」……劉連長很沉重謹慎的把每一情況和任務，都清楚的交待給四班，四班同志們都瞪大了眼睛，由牆窟窿裏往外看，大家心裏也都在合計：如何完成這次連續爆破的任務。

敵人的輕重機槍，從各個地堡裏和屋頂上，密集的打來，砲彈連續在胡同前後左右爆炸。四班同志們，很緊張的緊抱着炸藥，隱蔽在水溝裏，注視着前面的敵人，這時照明彈起來了，我們的砲兵，把砲彈一發連一發的打在地堡周圍爆炸，掩護送炸藥的輕重機槍，也一齊開火，劉連長揮動雙

手，在胡同裏指揮爆破班，並高聲喊着：「快跑呀，快就是勝利！」這時，李青厚同志，就一溜煙的向鐵絲網撲去，剛快到鐵絲網跟前，被小地堡的敵人打倒了，副班長趙景芳同志，馬上抱起了炸藥，高叫了一聲「看我的！」可是向前跑不多遠，也在腿部負傷了，大家正在着急時，就看見身子一恍，又往前跑去，終於完成了任務。第一道鐵絲網炸開了，馬之元同志，趁着黑烟飛起的時候，一口氣跑過了開關地。一直把破壞筒插到鐵絲網裏去，「轟」的一聲，第二次爆炸又成功了，接着迪鎮同志就去炸大地堡，在他剛接近到第一道鐵絲網時，就被屋頂上的敵人打倒了，但他又堅持着爬起向地堡跑去，送上炸藥，把導火索一拉，轉頭就向回跑，跑了約有二十多米便臥下，等待着一聲巨響，但是，好久也沒有響，這一下可把他急壞了，心理想：「任務沒有完成，怎能回去？一腿上百往外流血，他並沒有介意。犧牲了的李青厚的炸藥還在抱着。這一瞬間，猛的爬起，抱起那包炸藥又向地堡跑去，就聽驚天動地「轟」的一聲，大地堡被炸飛了！馮興胡同志趁着烟霧，抱起最後一包炸藥，開始爆破大地堡。在英軍的連續爆炸下，敵人阻寨了，小地堡的敵人，就閃着交通溝往工廠院裏跑，馮興胡追趕上去，把西北角的大牆，炸開了一人多高的缺口，接着，突擊部隊在衝鋒號聲中，迅速的衝進了工廠。

三英雄大戰子母堡

鐵漢

——郭德全李忠全孔憲文的立功計劃

「五一」部八連指導員帶着八個戰士，直插到敵人縱深去。正東是大虹橋，西北是車站和子牙河北岸的防線，勇士們回頭一看正西和南面，百來米的地方是一個子母堡。敵人四面的火力構成圓週，勇士們存身的地方就是火力的焦點。這正是敵人的心臟。

「敵火下停止就是死亡」，他們準備解決最接近他們的子母堡，利用一條深不及膝的交通壕，看到在壕裏已經爬滿了人。有被匪軍燒掉房子無家可歸的老大娘，大嫂子，抱着嗷嗷哭叫的孩子，有被匪軍抓來做丁事的無辜老百姓。當孔憲文走過他們跟前，看見他們在交叉火網中戰慄的模樣，他咬牙切齒的說：「你們放心，只要兩袋煙工夫，我就替你們報仇。」三勇士不顧踩着老百姓，飛身跳上了交通壕，在密閉似地拍彈裏直撲地堡，老百姓們緊攏着：「從我們身上過去吧。」

離母堡六十米遠，他們暫時隱蔽一下，準備組織攻擊，指導員負了重傷，還在吩咐去取炸藥。三勇士一想到剛才在老百姓面前的豪語：「兩袋煙功夫。」他們立刻向政委提出：「不用炸藥，保管打下來。」

郭德全的衝鋒鎗裏祇有七顆子彈，孔憲文想打手榴彈距離又太遠。李忠全一看彈藥不多，連忙跑回去從犧牲了的同志身上拿來兩梭子子彈。敵人發覺他們人少彈藥也少，竟站到地堡上，打手榴彈，郭德全忍不住了，一扣發火，地堡上的敵人倒栽了下來。這時候教導員陳硯田來了，白紗布吊着負傷的右臂，巍然站在火網裏，鼓譟着他們。孔憲文來不及解開棉衣上的鈕扣，兩臂一揮，棉衣上五個鈕扣全開了，把棉衣甩在一旁，一步跳上壕沿，照準面前的子堡扔了一顆手榴彈，郭德全連忙乘著煙霧衝過去，地堡前打出一長梭子子彈從他眼前飛過去，把眉毛燒捲了。他往下一蹲，兩條腿上鮮血直淌，他毫不猶豫躍進了地堡，在剛進地堡的一瞬間，一連串子彈又把彈窩打得稀爛，棉花和血翻到外面，他不敢鬆，一秒時間塞進去一個手榴彈。子母堡打開一個缺口。

教導員正要命令拿爆破筒來，李忠全已持着明晃晃的刺刀，郭德全端着衝鋒鎗，爬出子堡突進母堡的後門。敵人的排長看到他進來，霍的站起來，正要撲槍，李忠全的刺刀頂住他的心口，他看着李忠全的眼睛，雙膝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敵人副排長帶着一個排的敵人，馴馴服服的舉着雙手拍着手掌，出了地堡。

心臟開花了，其他子堡在我後援部隊到來時，全部繳槍。

一個排殲滅一個營

服務部 陳述

五連在經過十五、六甲地的縱深進展後，揮到海河西岸。蔣匪八十六軍的軍直屬部隊就在東岸，依據着幾座高樓用火力封鎖通向東岸的一勝利橋。

「一排由南邊渡口過河！」——指導員看到南邊渡口停放着的一隻船，便給一排這樣一個簡單命令。排長陳友君當即帶着一排的勇士向渡口奔去。

這時從東岸射過猛烈的砲火，顯然是敵人發覺了一排搶渡的意圖，想用火力阻止他們。但，不管敵人砲火打得如何激烈，一排的勇士們却迅速而跳上了小船，這時，排長一面佈置機槍向敵人猛射，一面領導大家拉着河內的鐵索，把船向對岸拖去，敵人打來的六零砲彈，不時的落在小船四周，小船冒着敵人砲火，依然勇敢的划向對岸。

往裏遙望！——一排同志們在心裏暗暗高興。他們高興的是眼前就是敵人，可得到痛痛快快的打一下子了。他們沒有一個人想到一個排插向成千成萬的敵人堆裏，而且和後邊又隔着一道河去和人作戰是危險的，也忘記了剛才一口氣跑過十五、六甲地，在硝煙裏穿過了無數條馬路而未捕捉到敵人時的焦燥。

船已經靠岸了，一個砲彈迎頭落在船前，掀起了兩團黑煙，混濁色的煙幕却好掩護了一排，大

家跳上岸後，就從煙霧裏向右前方的一排大樓衝去，三班在前面沿着馬路插到大樓的右側背去，排長帶着其餘的勇士向東直插到大樓的左側。

敵人完全被排這勇敢迅速的動作嚇呆了，槍聲漸漸稀薄，這時，一排的勇士們便分頭插到敵大院裏和樓裏圍攻敵人。三班的馮伯正和許文生兩個人鑽到敵人後院時，敵人還以為是「自己人」，當敵人看出不對頭，手流彈和刺刀已經逼到敵人跟前，滿滿一樓的敵人不得不馴順的放下武器，穆時久，個人押到樓裏，捉了一個排，繳了一挺機槍和三十多枝步槍，新戰士楊雲也單人繳了一挺輕機槍。

戰鬥結束了，一掛算了一下，捉到俘虜四百多，繳到機槍四挺和兩門六零砲。敵八十六軍的一個通訊營就這樣被消滅了。

攻佔金湯橋

周谷性

金湯橋是橫貫天津南北門在河的孔道，我們佔領了這座橋樑，天津敵人就被腰斬斷，迅速的遭受各個殲滅。

十四日夜，當西面突入市內的部隊，像無數把尖刀，插進敵人縱深防禦地帶的時候，向東縱深發展的某部七連，沿西關大街向鼓樓猛衝，直取金湯橋。

七連衝過了昏黑的街道，當進至西馬路和鼓樓大街的交叉路口時，垂死的敵人，突然以密集火力，在電燈照明下，瘋狂掃來，妄想阻止人民解放軍的前進，七連的勇士們，立即伏在街道兩旁，用猛烈的自動火力和手榴彈，向敵人還擊。一個機敏的戰士，兩槍打滅了電燈，戰士們緊接着用排子手流彈，向敵人拋去，炸彈的煙霧，瀰漫了路口。機槍二班副李增全，對準敵人槍口閃閃的火苗，不停的掃來掃去，壓倒了敵人山火力。六班戰士彭榮仙，被送上炸藥，一連巨響，他從裏面敵人被埋葬了。四班勇士們發起衝鋒，從右側越過十字路口，把藏在另外一個地帶的敵人消滅。殘存的敵人，再也不敢頑抗，掉頭就跑。七連把追殲逃敵的任務交給後援部隊，他們不顧一切，繼續猛進，在鼓樓附近，又殲滅了敵人的兩個班。這時離金湯橋已經不遠了，一會師個金湯橋的信念，鼓舞着每一個人，走在最前面的三班，從南面接近了橋口，班長張永祥帶領一組，攻向橋頭。

堡壘，七個將軍還沒來得及拉開槍門，便作了人民解放軍的俘虜。三、班乘勝佔領了偽警察局東面的樓房。張水祥一梭子衝鋒槍，從樓下打進樓上，大喊叫喊：「樓上的人，繳槍留命！」敵人慌忙的回答：「有人，有人，繳槍是了，繳槍是了！」七章在縱深十數甲的地帶，撲滅了敵人層層的抗擊，戰鬥到十五日上午四時，衝到了橋邊。

東岸敵人，發覺西岸陣地被我們佔領了，用小砲和機槍火力，盲目亂射和狂的射擊。七連組織所有的火力，配合着什驗他們的步兵，狂的向敵人還擊，無數火球，在空中穿梭飛舞。這時，另一支友鄰部隊，沿河岸馬路趕來，河東兄弟部隊吶喊聲，由遠而近，三個方向的砲火，像風暴一樣落在敵人的頭上，東西兩岸留命湯的敵人崩潰了。

寬闊的金湯橋，被我們攻佔了，天津十餘萬蔣匪軍，被神勇的人民解放軍攔腰切開。

金湯橋上的紅旗

透 尼

解放天津的戰鬥號聲響了，「三五二部隊」立即激起了海嘯一樣的回響，這個連爭着要殺開民權門，那個連要求殺進金湯橋，把紅旗插在橋上，勇士們都爭搶着要在解放華北的決戰中爲人民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士兵委員會的代表向首長宣誓着：「吃了中國人民的高粱米，就要爲解放全中國而立功！」解放戰士也決心要在平津戰役中爲人民報恩，洗掉過去當中央軍損害人民的罪惡。從幹部到戰士，都忘記了疲勞，戰勝了寒冷，日以繼夜的挖交通溝，捆炸藥包，練兵習武，充分準備。儘快消滅敵人使人民少受損失。

十四號砲聲終於停了，無數大砲的轟擊，震得天崩地裂。敵人的碉堡工事頓時摧成平地，強大的隊伍像潮水一樣從東南西北的突破口參入敵人腹內。東北角的尖刀連僅一小時半的猛烈爆破和攻擊，殺開了民權門，突擊部隊踏過敵人的屍體，摔開殘存的敵人，攤開突破口子，向縱深刺去。當一營在市場與敵人血戰時，二營即超越插進，橫掃金鐘河大街和鐵台的敵人，三營緊跟上突進小樹林一帶，把敵人部署攔得四分五裂。爆破員就在跑步中，拉開炸藥的導火索，一連轟開了六道障

「前進啊，同志們！要殺到金湯橋，把敵人攔腰一斬，與兄弟部隊會師！」

招展着三面紅旗！

天亮了，千百隻眼睛都在注視着那三面被子彈和彈片攔碎了四紅旗，孫王金騎在橋上，紅旗蓋住他的臉，也蓋住了他的身子。紅旗被他胸前的血染濕了一大片，顯得更加鮮艷了；而孫玉金的兩手，仍然一動不動的撐住了那面戰鬥的紅旗！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於天津

原封不動

白刃

部隊衝進天津西面突破口，敵人的砲彈還不斷的打過來。五班戰士邢東，兩隻腳陷在爛泥裏，使勁一拔，掉了一隻鞋。

這個時候，半秒鐘也不能停下來。邢東拖着一隻帶着泥水的腳，衝進市內，跟着打下了幾個街頭地堡，又攻下一座大樓。

部隊繼續向縱深發展，邢東和另一個叫董富的戰士，被派下看守這座大樓。

在攻擊中，邢東那隻掉了鞋的襪子，已經跑破了，腳後跟露出來，像一個大雞蛋。天亮了，一雙腳凍得像針刺似的疼，他只好不斷地原地踏步走。

太陽光從震破的玻璃窗戶，射進課房，美國牛肉罐頭和澳洲的蛋粉罐頭，反射着光芒。被打開的餅乾和罐頭，和亂七八糟的東西，散亂地扔的到處都是。

數九天的清晨，陽光並不能給邢東多少溫暖，在冷氣侵襲下原地踏步的邢東，清楚記得：當他跟排長衝進這上一間房裏，從床底下拖出蔣匪團長的時候，在排長手電筒的光亮下，桌上的手表鋼筆，地板上的皮鞋，和許多洋玩藝，誰也沒有動，就跑到來。

邢東向門裏瞅了一眼，呵，走廊上正擺着幾雙棉鞋，有雙紅皮棉鞋，反射出誘惑的亮光，好像

在對那東說：『小傻瓜，看你那雙熊腳，趕快把我穿上暖和暖和。』

『不！我不能犯紀律，上級號召我們原封不動，戰前我的決心書是：怎樣進來怎樣出去，橫草不拿成順草。我們連要爭取三好（仗打好、政策紀律好、團結兄弟部隊好）的天才英雄連，我一個不能帶壞全連的名譽，要是把吳名留（在華北，將來打到南京，跪在長江裏都洗不清！）』

僅僅瞅了一眼，那東就不敢再睜，怕那雙鬼棉鞋再誘惑他。『忍耐一下吧，這點苦算什麼，等會就會派人來換。』他對自己這樣說。

晌午了，還沒有來換。和那東在一起看守的戰士董富，肚子已經餓的咕咕叫，他知道樓裏有許多餅乾罐頭，但他牢記着『原封不動』。有心從乾糧袋裏掏出幾塊棒子餅子吃，又怕老百姓笑咱們解放軍風紀不好。不吃呢？肚子實在餓的慌，於是他對那東說：

『老那，餓不餓？』

『有點子餓』那東答。

『吃點東西吧。』

『吃什麼？老董，可不能犯紀律呵！』

『嘿！吃什麼？』董富不高興的說：『你身上不是帶着乾糧？』

那東知道自己錯相了人家，連忙賠笑說道：『姑爺吃東西，不是犯了衛兵守則嗎？』

忍着餓，兩個人不言不語，又站了兩個多鐘頭。董富肚裏像有虫在吃他的腸子，於是他出了個法子說道：

『老那，我臉朝裏吃，你站在我背後，把我遮住。我吃完了，你再轉過來吃，我給你遮住。』

那東想了一下，覺得這個辦法不錯。真是上屋裡吃，怕給人家看見說吃餅乾，有口也分不清，於是他就同意了。

董軍掏出凍的硬邦邦的大餛飩，很香的哨着。那東特別把兩臂張開一些，把他遮住。

槍砲聲還未停止，天津市民，已經成羣結隊地來來往往。他們經過大樓門口，都用奇異的眼光，看着這一對一個朝裡一個朝外有趣的哨兵，望着那東那雙狼狽的腳。

黃昏，團教育股長，領着紀律糾察隊來接管大樓時，那東對股長說：

「請好好檢查一下，我們是『原封不動』。」

十月十八日晨於天津

勝利的紅旗

中 幹

——記三五三部在天津外圍范家堡戰鬥

一面紅旗，砲彈的煙霧裡，像一朵紅雲直飛上二號紅營。陣地上立刻掀起了片歡呼聲，指揮所裡的指揮員們緊緊握着望遠鏡，戰壕裡的戰士伸出了腦袋，「紅旗！紅旗！」兩個字興奮的從各個角落裏衝出來。

聽到了「紅旗」，三連的同志立刻會想起那個站在紅旗下的插旗好漢王起生，想起了他在戰前的英雄豪語！「犧牲不了堅決把紅旗插上營頂。」

紅旗，這是勝利的信號，但是誰都知道插紅旗的任務是危險的，它要穿過敵人猛烈的封鎖，從我們自己的砲烟裏，揮向敵人據守的營頂。這一個艱巨的任務，在年青的三連來說，還是初次嘗試。戰前大家熱烈的談論着如何把紅旗插上去，慎重的選舉插旗好漢，在這時，王起生同志英勇的從隊伍裏站起來。

一月八日的上午，砲火猛烈摧毀敵人的一切防禦工事，紅營頂上的地堡整個被掀下去，鐵絲網與被轟起一團團的濃烟。突擊組長王起生腰裏揮着紅旗，緊握着衝鋒槍，不住的抬頭望望前面的

紅審，恨不得馬上跳出壕壕，痛快的衝過去，但是陣地上仍然一片寂靜。

開始爆破了，爆破手們迅速的跳出去，又跑回來了。連續二十幾聲巨響之後，突擊道路上所有的鐵絲網和地堡全飛上半空，突擊隊再也忍不住，一個個躍出交通溝，箭般的射向二號大紅審。敵人混亂了，湧進審裏又抽出來，躲在交通溝裏拚命的打機槍、衝鋒槍、手榴彈，想把突擊隊壓回去。但這是他們的幻想，突擊隊冒着雨彈衝進了突破口。一顆手榴彈在王起生的身旁炸裂，一塊熱呼呼的彈片鑽進他的前胸，他低頭看了一下，立刻從腰裏抽出十榴彈摔了過去，端起衝鋒槍一陣猛掃，趁勢跳進腳下的交通溝，後面又飛過來一排手榴彈，把敵人趕進審裏去了。

『快插紅旗！』連長着急的喊起來，王起生突然想起身後的紅旗，伸手一摸，伏腰便跑，跳出一人多深的交通溝，急步向審頂衝去。

我們的砲彈還不住的在審頂外炸着，地堡裏敵人的輕重機槍也一齊掃過外，審頂被打得直冒黃煙。丈多高的審，被砲打爛了，脚一踏上便又滑下來，王起生剛爬上半腰，一顆砲彈落在審頂，眼前一團閃光，砂土把他埋起來。王起生從土裏鑽出來，幾步穿上去，回身抽出紅旗，向北一攔很快的插上去。

巨大的紅旗出現在二號紅審頂上，砲兵立刻轉移射擊目標，審裏的敵人在紅旗下全部被噓了。

戰場故事

達尼

勝利屬於真理

蔣匪軍竟然在恥地和我們比起「真理」來了。總攻前夜，敵人從礮堡裏向只離他們三十米遠的我軍哨兵叫起來：「喂！投降過來吧！我們優待你，小火車輪船送到後方去。」我們的哨兵反問道：「你們的後方在那裏呀？」

「有上海有南京。」

「那麼火車輪船怎麼樣開過去？」

「現在都叫你們卡住了，就等你們投降才好開過去。」

「那這輩子別想送我到上海南京，我們自己會去的。還是你們過來吧，我們的火車從哈爾濱跟着我們，快通到塘沽啦！」

「呵裏敵人嘩然了，「火車在咱們手裡只能從北站開到西站！」他們嚷。顯然喊話的人是他們當官的。敵人又叫起來：「你們當官的坐汽車、騎大馬，你們兩條腿走道，算什麼平等？你看咱們都坐火車飛機。」哨兵回答：「我們也有火車坐啦！咱們走道累了，幹部帶着東西，又把牲口讓

們騎。多平等啊！你們呢，當官的坐車騎馬，還要小兵給措東西，當官的吃肉吃魚，還和小兵的餉，還叫啥平等？」

一陣沉寂之後，敵人那邊有人在長嘆一聲。哨兵補上一句：「現在叫你們再坐汽車飛機給我看看！」敵人又叫起來：「你們都是牡丹江的人，不想家嗎？過來吧！送你們回去。」哨兵笑起來：「扯鷄巴且！你們的後方都走不到，還要到咱們後方，你們是南方人離家更遠呢。我家是解放區，有房有地，吃飽穿暖。你們呢？想想妻兒老小吃啥穿啥？」敵人立即打岔：「算了，別談那個！我們吃的大米白麵，到咱們這裡來請你們過年。」「不用你請！我們自己一定進大津過年，讓着吧！看誰請誰在天津過年！」叭！叭！又是一陣冷槍打過來，又是萬籟俱寂。

第二天我們攻佔了天津，中午從民權門下來時俘虜兒人就說：「同志！這下可真是我們跟着解軍進大津過年啦。」

「就等着你們來抓」

總攻天津那天晚上，我在火線觀察所，聽一位傷員講前幾天他抓俘虜的故事。他說：

「同志！你別看國民黨當兵的，人在那邊，他們心是歸咱們呢！那天晚間，我在前哨警戒，離敵人才二十來米。一眨眼，崗外有個黑影，細細一看，敵人一個站崗的抱着槍，蹲起來打。我尋思着：抓個活的回去也不差。就輕步墊腳的接上去，唉！真把我吓了一跳，才剛伸手奪他的

槍，敵人醒過來，把槍推給我，啞着嗓子小聲對我說：『快點把我抓過去，同志！我在這裡裝睡，就等你們來解放我。』說着就拉我往咱們陣地跑，我也拿起槍跟在他後面。

說到這裡，扭架來拍他走了。

戰士羣像

機槍手郭振普

趙 古

在肅清天津東外圍最後據點浙江公墓戰鬥中，九四大隊五連主攻的二排突進去，相繼一排揮向前面，郭振普同志封鎖住了地堡裏的敵人的瘋狂射擊，掩護步兵前進，解決了三個地堡，他能機動的看那裏有敵人就封鎖那裏，掩護步兵不拉空一步。在一個大紅房子周圍的交通溝裏，敵人從右竄下，正遇到左邊發起了衝鋒，郭同志早就準備好了，敵人很蠻勇，督戰的傢伙們指揮着敵人打過來一陣手榴彈，連着排排的衝過來。郭振普在工事裏準確的射擊把敵人打了回去，做退縮的地堡裏，這時指導員命令郭振普說：「郭振普，你在這兒堅決把敵人打回去，不叫敵人過來一步，這時就看你露兩手啦！」郭振普一想在敵人面前決不能裝蒜。一忽兒敵人督戰官又喊衝！眼看要判二班佔領的房子眼前，他一看就紅了眼睛，覺着在工事裏打機槍不趕趟，就奮不顧身地跳出了交通溝，蹣跚起胸脯，抱着機槍橫掃一陣，郭振普不怕犧牲流血以有我無敵的決心，打退了敵人幾次的反衝鋒。這時四連從左側迂迴上來了，更給郭同志添了幫手，徹底完成了克敵制勝的任務。

馬索崩開二三丈寬。第五名炸手是李春山，他是一個小矮胖子，戰鬥動員時，曾向連要水兩次：「堅決當老師立特別！」

敵人的機槍在右翼地帶裏，將我們的衝鋒隊隊員打倒。李春山沈着，一拿起兩根在一已的炸藥筒，他有點兒，比武似地沿着衝鋒道路飛跑上去，接着先頭幾人炸地方，炸破的炸藥筒上，合眼工夫！一轟隆！一聲，木頭塊、鐵絲子飛上半天空。緊跟着李忠良、副連長李治平，先後送上去四十五斤重的炸藥筒，把外壕一切前進障礙全部崩潰。

這時，年青的老師李春山，早就到後邊又取一根與前相同的炸藥筒，直奔城防崖上的一座地堡去了，不知死的敵人打出兩槍來，把副連長打傷。地堡裏突突一梭子衝鋒槍，給打廢吧了。但賊裏還向這邊打砲、打機槍，老師李春山不顧這些把炸藥筒擡進地堡去，李忠良打的大紅帥旗也插在天津城防崖上，風大旗高，李忠良的右手叫彈皮子划破了，但大家常叫的、錦州解放的小李忠良同志，仍用全副力量把伴大紅的帥旗，爬在城防崖上的高峯。

五班的外壕連續爆破任務迅速完成，全班登上城牆來，輕重機槍、火箭筒連續跟上來，對着往下流敵的敵人射擊；那時一切都在聽着風勢颯揚放射勝利光輝的大紅帥旗行動。

忽然，從右翼十幾米遠的大紅地堡打出三個手榴彈落到空地了。五班長姜振山掉過衝鋒槍就給他幾下，說：「給他個煤破筒吃！」老師李春山一聽，急忙從別人的手裏要了個七尺長的炸藥筒，沒用分說，幾個箭步躍上去，把土地踹起一溜煙。這是在槍砲亂叫火力密集的突破口上，但千百

雙眼睛都被李泰山此舉吸引去，彷彿這下子相當重要。利時，一個沉雷似的巨大聲音，響做雲霄，鋼骨水泥的紅色王八窩開花了，磚石四濺，將匪橫豎同死在裏面。

突擊隊源源衝上來，沿着大紅帥旗的足旁，像一把電渡的鋒利尖刀，直向縱深插去。

八連怎樣打退敵人反衝鋒的？

王 靜

八連衝進突破口以後，即佔領了聯合中學的大紅樓，在敵人密集砲火下，繼續打算插向街裏，剛過馬路，敵人就從南面的顏料公司，順着城壕和坎堆裏反衝鋒過來，企圖佔領突破口封後鎖進部隊，八連迅速地跳進了前面交通溝佔領了工事，準備迎頭痛擊反衝鋒的敵人，第一次反衝鋒敵人約有二三十個人，一路順着城壕裏的交通溝衝過來，這時二排戰士劉樹德第一個順交通溝直奔過去，不到十米遠，一拐彎正衝向敵人的當腰，前面敵人十幾個不動了，後面敵人就向後轉，他一喊：「八路軍停停停，交槍不殺！」前面敵人就把手槍放在溝沿上了，後面的撒腿就跑，劉樹德忙着打過一個手榴彈，炸倒了兩三個，跑慢了的又被他活捉過四五個。

沒有幾分鐘敵人又組織二次反衝鋒，分兩路，一路從原來交通溝，一路從坎堆裏衝過來，並且另方面已迂迴到他們側翼去了；這時指揮員親自掌握兩挺輕機，一門六〇砲，齊向敵人開火，完全用火力切斷敵人後路，封鎖敵人，使敵人寸步難進，優秀的機槍射手張中和孫萬富，沉着地向敵人射擊，槍聲不落空，一槍一個，指揮員當場宣佈張中立大功一次，一連氣有二三十個敵人死在張

中的機槍下面。立功後的張中機槍打的更來勁啦，連着機槍，拉着身板，用火封鎖敵人，一二班的手榴彈也連續的響在敵人前後，就這樣迫使敵人前進一步，把反衝鋒敵人消滅在離他們有三十米遠的前面。第二次敵人是分二、四路向八連陣地衝過來，一班戰士互相鼓勵着說：「上刺刀啊！和敵人拚到底！」一班副趙全岩提出：「沒刺刀用槍把子也把敵人打回去！」當時就振奮了大眾的情緒。一個頑強的敵人幾步就冲到二班陣地前，八班副躍出交通溝上去，一把就把敵人抱住，敵人一槍打傷了八班副，脚面了，但是八班副毫不理會，仍然是抱住摔脚，戰士楊德山上去一槍打死了敵人。另一路有兩排兵力衝向一連陣地，並且在敵人連長親自帶頭和密集的砲火掩護下面衝過來的，當時一班長胡長清和戰士呂新文沉着地站在交通溝裏，抱着兩挺機槍猛射，敵人離他們四十米左右，一班長和呂新文都中了彩。機槍扔到交通溝裏，當時一排長錢繼春說：「共產黨員不怕傷亡，叫敵人抓死的，不讓敵人抓活的，堅決和敵人拚到底！」腿上已經負傷了的一排副沈景星也接着說：「一對！和敵人拚到底！」他坐在交通溝沿上，一個兩個……不斷向敵人打手榴彈，一班長也抱起機槍，向敵人一陣猛射，把他們打回去有七八步，因敵人後面有人督戰，又衝了過來，這樣又把他們打回去，這時四班副王春清帶一個小組，衝出陣地，佔領前沿的坎包，使敵人再無反手之力。就這樣歷五小時的激戰，打退了敵人的四次反衝鋒，粉碎了敵人的企圖，鞏固了突破口，使後進部隊不斷的衝向坎裏，充分表現了英勇堅強、無畏鬥志和牽制印牽制以身作則的曾吸更骨頭。

老英雄李廣正

張文榮

一月十日一晝夜，奮勇部八八大隊二連，在天津法門東北半城防一百米遠地方，修起了三個成丁字形的大地堡，一個小暗堡。把城防四號地堡與法門紅北房子的聯系完全切斷。

天明前，連幹部們討論，爲了使部隊能輪流休息；定決，一、三排先回後面，由副連長李廣正帶二排在前面警戒。副連長李廣正這樣估計：「天亮後人發現我們的地堡，一定要來奪！」於是按團的指示：「堅守前沿陣地，以便突破和肅清外圍。」他細密的佈置了火力：二排副鄭占華帶小砲班警戒房子；二排長張玉計帶四、六機槍班警戒城防與外圍。

當天黑的時候，敵人出來一夥子埋地雷的。前線後撤誰也不敢向前。最後面的蔣匪官不斷咒罵着。二排副鄭占華一看就叫小砲擡了三下，通，通，通，把這幫傢伙打得連滾帶爬地跑回去。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一、二百敵人在城牆外，離我們百米左右的地方蠕動，這是企圖第三次向我們反衝鋒。六〇砲彈迫擊砲彈不斷的飛過來，二排長來報告，李副連長拿起電話想連絡砲兵，湊巧電話不通了，他扔下耳機，急忙和二排長順交通溝往四號的地堡跑去。李副連長邊跑邊看敵人情形，恨不得一眼看透它，「叭叭」打來一枚，李副連長的右肩一閃動，血灑出來……二排長說：「你掛花了，我給你報仇！」李副連長說：「不要緊，咱們一齊幹！」幾大步奔進地堡，見戰士周得福、盧文良等用步槍、手榴彈在猛打，便說「我們要沉着，武器準備好；瞄不準不打，够不上不打

，打不中還不行。這時城裏的炮不斷打過來，隨着敵人壓壓地衝上來了，還喊話呢。「同胞過
來吧！我們心裏好，有大姑娘：「一離我們只不過五十米了，李副連長一個命令！手榴彈成排
衝過去，衝過去，手榴彈，成了百力的射擊，敵人吃不住勁了，掉過背後往回竄，我們就用火力
在後面緊追，打得敵人紛紛倒下，戰士們喘了口氣說：「狗入的，這回再讓你享福！」

後來敵人知道這面不好鬥，就轉移到六班那面去了。

李副連長對這人看了一會，便回去報告情況。他右手拿起手機子覺得胳膊沉重無力，心一跳一
跳的但他繼續把方才經過的打形報告給團部了，並說：「堅決完成任務！」團政委回電話說：「你
是十二次爆破大紅的紅老英雄！這次負傷不下火線還沉着指揮，將敵人打回去，團委決定給你記一
大功！」

四九、一十四、於天津前綫

頑強的戰鬥意志

宋 洪

二三支隊一二一部七連戰士董桂林同志，在天津戰役中，負重傷後，還積極要求戰鬥任務，充
分表現了人民解放軍頑強的戰鬥意志。總攻開始後，該連擔任肅清突破口及外圍劉家倉房敵人的任
務，董桂林同志跑在最前面，負責炸破封鎖前進道路的地堡，砲兵射出廿分鐘後，董桂林即抱住炸
藥，穿過了鐵絲網，向地堡衝去。當他剛要接近地堡時，敵人突然用噴火器射出火來，董桂林同
志的帽子等時燃燒起來，頭髮眉毛全被燒掉，當時緊急回頭，董桂林同志毫無猶豫，立即向地堡投

了三個手榴彈，在烟霧中重新把炸藥送上，終於完成了炸破任務。部隊衝上後，該班班長發見他已躺在溝城河邊，滾山全身是泥，面孔燒的腫腫的，耳朵都在流血，當他聽到班長的聲音後，又馬上要求跟隨部隊繼續完成戰鬥任務。班長再三阻止，都被他拒絕了。並且說：『我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人，平時定的負傷不下火線，現在一定要實現！』班長沒法，只得帶着他進入劉家倉房，把他暫且安置在房子裏休息，班長偷偷地挾着炸藥完成了炸破地堡的任務，當地知道班長已經完成任務回來時，着急的說：『爲啥不叫我爆炸呢？』突破口打開後，連裏爲了照顧他們身體，沒有通知他使向縱深發展，當他發覺後，急忙向前追趕，軍階上士再三阻止，他也不聽，並且說：『你要真關心我，就請你幫我部隊去。』最後，碰上了營長，經過營長再三督促休息，他才下了火綫，當打架抬回他時，他已昏迷不醒，口裡却還咕囔着：『衝啊！衝啊！』

最後一次黨費

兵 之

創造部×團一排一連長孔照德同志，是個共產黨員。在天津外圍戰鬥中，不幸腹部中了敵人的機槍子彈，負了重傷。臨犧牲時，他躺在地上直喊機槍班長劉樹珍同志，當劉同志爬到他跟前，孔照德同志臉色蒼白，斷斷續續的說：『老劉：我完成了革命任務！我身上……還有兩萬元錢……：請你交給……黨……算是黨……費吧！』老劉被感動得落下眼淚，說：『排長：你放心吧：我一定給你報仇……！』孔排長，就在這時閉上了眼睛，安詳的睜開了人間！這是共產黨員的高尚品

質，臨死前，還牢記着。

戰場上掛了毛澤東獎章

方興

——王久維、孔憲章

經過二十四次引運炸藥，把三道鐵絲網、三道絆腳索都炸開了，打開了突破口，碉堡都被砲兵摧毀了。衝鋒的時候到了，尖刀連臨時發現在一號寨的旁邊有兩個不很明顯的地堡，正對着衝鋒道路，裏面兩挺重機槍鎖着突破口，我們的砲射擊不着它。

在戰場裏命令衝鋒的連長牛海景同志，看明情況，判斷這兩個地堡不破壞就衝鋒是不行的。他命令一排長李久龍再用機槍炸，同時傳達了團首長的號召：「誰去爆發了這兩個地堡就毛主席獎章。」這個響亮有力的號召在戰場裏激動着戰士們的心。二排副王久維，戰士孔憲章首先報名，一排長把這個軍令交給了他們。他們明白，這是衝鋒前的緊急關頭。

由突破口到地堡通過一百多米的開闊地，敵人陣地裏的砲火和城防裏的砲火都集中射擊這剛炸開的突破口；砲彈像風暴似地排擊着，陣地上煙霧迷漫，這正是敵人用盡力量拚命阻止我們衝鋒的時候。

王久維孔憲章二人接受了任務，毫不猶豫的冒着密集的炮火奔向各人的目標跑去。砲彈在他們前後左右爆炸着，子彈赤赤的從身邊飛過，但他們想：「只要勇猛挺進，就能完成任務！」王久維接近地堡跟前，敵人連着扔出三個手榴彈來，在這霎那間，他敏捷地把炸藥包放上拉響了，當轉身回跑的時分，手榴彈爆炸了，王久維同志身上負傷多處。當孔憲章進了地堡時，敵人扔出一個手榴彈來，傷了手，但他仍然堅守完成任務。

他們完成爆破任務，部隊順利衝鋒上去，實現了上級的號召，戰鬥上掛上了七十席是章。

一人對付敵人一個排

宋 維

——張英同志

三三支隊三三一部七連戰士張英同志，在天津戰役中，表現了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大無畏的精神，完成了艱巨的爆破任務。戰役開始後，該班擔任爆破任務，剛一前進，班長犧牲了，因為失去了指揮者，當時全班既有猶豫，但張英同志馬上提出鼓動口號說：「同志們，前進呀，有我就有你們。」全班馬上精神振作了，隨着前進，進入劉家倉庫後，在敵人密集砲火和柵柵封鎖下，全班只剩了二人，這時後續部隊沒有上來，前面的敵人開始向他們反衝鋒了，在張英同志用手榴彈轟擊下，敵人始終沒能上來。這時他發見在他們左側有一個大堆，足有一間房子大，敵人正在那裏向他

們射擊，他馬上帶着另外兩個人，從地道裏繞過去，衝到堡後，堡後四面沒有槍眼，只有一條路式的交通溝通到門口，敵人就正這條路轉彎的交通溝裏，以四挺輕機槍三枝衝鋒式，向他們開射，張又同第二次衝鋒轉彎，被機槍突回來，第二次他剛一露頭，又被噴火器燒回來。正在這時，一班長來了，他叫一班長用衝鋒式掩護他，另外二人在他身後，担任觀察和掩護，他拿了一包，扛四十多斤的炸藥，就扔了進去，「轟」的一聲炸藥爆了，另外兩個同志也分別了，這時他這口炸藥解決不了，馬上退起，順着地道跑去，又塞了三個手榴彈，敵人「嘖」了。他這口炸藥，機槍四挺，衝鋒式一枝，少無敵。

一塊石頭打得敵人繳了槍

方興

——平書成，高好年

四班一陣猛打，把敵人又衝鋒打退了，但是子彈和手榴彈也都光了，眼看敵人又要反擊上來，鄧書成和高好年急了，一個手榴彈一個提着手榴彈，到處轉着尋找敵人扔下的子彈。

迎頭一個天地堡，他轉心裏一樂，猜想到一定有大堆的彈藥。鄧書成端着刺刀便往裏闖，一進門可把他吓了一跳，裏面滿是敵人，門口一個提機槍一個端刺刀的早在那裏等着他，老鄧收不住腳，那傢伙不由分說照頭就是一刺刀，老鄧把頭一偏，刺刀從眉上滑過去，老鄧氣往上衝，兩臂一托

刺刀從那傢伙的前心穿進去，掏機槍的吓得兩腿後退，屁股猛然向後一退，一個手榴彈擡進去，高好年在後面也把手榴彈擡進去，轟——轟兩聲爆炸，敵人躺下了好幾個，地堡裏變成了碎瓦片，趁着這股烟動，高好年急忙抓起一塊石頭，用手一舉大喊道：「交槍不交槍，不交手榴彈可又進去啦！」敵人舉着手從烟裡鑽出來，三挺輕機槍也從裏面打出來。

三次負傷不下火線

——劉傑同志

中 韓

三五支隊三五二部，連戰士劉傑是去秋遼西戰役解放的，他在這次天津戰役中爲了完成自己的決心，曾連續負傷三次不下火線，堅持打到了全鋼橋。劉傑本來是架橋組，戰鬥開始，剛把橋拍出來，一顆砲彈飛來，他的頭被彈片掃破，帽子炸飛，血從脖子流下來，全組負傷一半，別人下去了，他好像不知自己負了傷，藉手的到處找人幫助把橋推到河邊。後來團裏通知不用架橋，部隊從冰上衝過去，他一看別人都進去了，急忙從地上拾起個手榴彈，和班長一塊衝進突破口，過了河，部隊集結準備打敵人的反衝鋒，他一看一挺被打壞了的機槍沒人用，在敵新六軍時他是抵槍射手，便很高興的對班長說：「有了槍啦，」爬到槍上便修理起來。這時敵人的砲打得很密，一砲發在他的身旁，機槍又被炸壞了，他腰上又負了傷，差點昏過去，半天沒講出話來。部隊很快的向前衝

去。他休息了一會，又爬起來跟着班長往前跑，部隊衝遠了，他們便參加六班給團指揮所放警戒。敵人的砲火瘋狂地炸成一片，在交通溝裏他又第三次負了傷，班長安慰他一下便隨部隊走了，他迷迷糊糊的鑽進地堡裏，向衛生員要藥自己包好傷口，睡了一覺醒來，別人已都走了，他怯怯的已打到金鋼橋的決心，剛想出去，敵人一砲把地堡打翻，把他壓在裡面，直到天亮友鄰部隊經過時，把他從土裏扒出來，衛生員給他上了藥要他到後面休息，該部首長也說：「你負傷了，後面有小米飯，你回去吃了飯休息吧！」但是他堅持的說：「我不到部隊我就歸你們指揮，一定要打到金鋼橋！」他掙起路上的一枝衝鋒式，又參加該部警衛營擔任搜索任務。到了中山公園，聽說部隊已經打到金鋼橋了，他急忙又追到金鋼橋，參加解決橋頭敵人去了。

火線搶救立大功

劉 杰

——王老祿同志

王老祿同志是三五三部四連的一個小理髮員，現年纔十七八歲，個子很小，你要一見準說他有病，這次范家堡戰鬥中，他立了大功。

在戰鬥出發前，李指導員與司務長決定把他留在家看東西，他聽到馬上找指導員要求說：「指導員我不願留在家。」指導員說：「爲甚麼？」他說：「我去搶救去！」指導員又說：「你搶救，

你抬得動嗎？你年歲小，身軀又弱，到前邊幹什麼呢？」他一聽指導員這樣講，帶着哭音說：「不！我一定不回家，我要去立功。」指導員看他意志這樣堅韌只得說：「你去吧！你跟在一排的大後邊去！」一排是全連的後尾。這時部隊出發了，他便跟着担架在一排的大後邊走了。

戰鬥進行着，他與担架在交通溝內隱蔽着，敵人的砲彈，鎖的很厲害，砲彈轟轟地在溝沿上爆炸着，一會前邊傳下來要担架，他便與担架一同上去了。

他們到了第二個小紅上山時，担架隊不夠用了，還有五六個傷員在小山上受敵人的砲火威脅，王老祿看了很着急，心想：「要想使傷員安全，只有把他們轉移到隱蔽的地方去。」這時沒有担架，王老祿同吉冒着危險爬上土山，擡起一個傷員，已弄得滿頭大汗，但他並沒有向這些困難低頭，他不顧敵人砲火打得多猛烈，從小山把五六個傷員一個一個都轉移到一個小溝裏隱蔽起來了。他在戰場上冒着砲火到處尋我傷員，表現非常細心，只要看有一個人躺着，別管是烈士、還是傷員，他總要到跟前去看看纔放心。有一個傷員在鐵絲網中間，那裏是滿佈地雷的危險區，又是敵人的火力點，砲火封鎖得很厲害，王老祿同志看判後，他毫不猶豫的上去，把傷員扶起來，扶着慢慢的從鐵絲網裡走到後邊，交給担架，抬到綁帶所。傷員看到張副教導員時，感動得給王老祿同志請功說：「教導員，你們一定給王老祿立功呀！他把我救下來啦，不是他，我就活不了啦！」

李師生跟
，但被解放後
怎樣要讓他去
爆破過，好万
景，不由得我
樣解釋，他還
個爆破筒，就
掛滿了十多個
我們的大
響的地雷響，
又摔下來。排
尾隊伍也撲上

怎，
李師生跟
但被解放後
樣要讓他去
破過，好万
景，不由得我
樣解釋，他還
個爆破筒，就
掛滿了十多個
我們的大
響的地雷響，
又摔下來。排
尾隊伍也撲上

嘍的跳上前。第一個門全用缸磚堵死了，用肩頭一頂，那怎麼行。第二個第三個也都堵死，只有第四個密門還留出半尺寬的口子，李佩生毫不猶豫，側身進去，把爆破筒拉響後才出來，但爆炸的氣浪把他壓倒了，魏東來跟上去說：『老李啊！你進去那可險啦！就在外邊扔進去吧！』李佩生說：『不！我技術差，口子又小，不進去崩回來就炸死咱們人。進去炸我死一個，敵人就要死十幾個。』敵人還打槍，他又進去扔手榴彈。只聽敵人哇哇亂叫，但聽不見喊『繳槍！』李佩生火了，猛然賊見門口，角上敵人扔的燃燒彈，『他媽的！王八羔子想燒死咱們，先給你們嚐嚐吧！』李佩生氣狠狠的撿起燃燒彈又衝進去，就在返身要出來那時候，磚牆忽然塌下來，英勇的李佩生同志就光榮的犧牲在心裏。密裏敵人的毀滅，使部隊順利的把後面大窩的敵人全部消滅。

犧牲後、追記三大功

中 幹

——李合同同志

三五一部突破天津民權門的第一名奪城英雄李合同同志，在突入慶深後，率領部隊頑強作戰，打退敵人數次反撲，最後光榮犧牲，被追記三大功。李合同同志是一連機槍二班副班長，他的任務是帶一挺機槍掩護突擊隊，十五衝開始時，衝鋒道路上受到敵人重重火力的封鎖，密集的砲彈把陣地上轟起一片煙火，突擊隊接近突破口時，已經傷亡很大，這時李合同同志即迅速趕到突擊隊的前面，只

見他在砲烟裏挺身端槍，猛烈的掃射，像一陣疾風撲向城壕，突擊隊的同志在他的後面，也迅速的登上城壕。進城後便是密集的地堡羣，路兩旁的地堡緊緊相連，李合這時便向突擊隊喊道：「你們只管打地堡，我的機槍保讓給你們掩護好！」他的機槍一響，突擊隊像幾條猛虎撲到地堡跟前，衝鋒槍向地堡一掃，手榴彈跟着塞進槍眼，敵人在強大的威力下只好繳槍投降，後面幾個地堡的敵人不敢抵抗都吓跑了，他們連奪十七個地堡，直打到王串場。在王串場村邊的一座破房子裏，又解決了二十多敵人，因為後續部隊未到，他們便馬上佔領陣地，準備對付敵人反衝鋒。李合高聲對大家說：「同志們：手榴彈和衝鋒槍要準備好，我們要堅決守住陣地，打到金鋼橋！」敵人第一次的反衝鋒被打回去了，李合立刻督促大家說：「快把手榴彈蓋擱開，敵人還要衝！」果然敵人又在猛烈的火力掩護下開始第二次反衝鋒，李合的一挺機槍緊緊的封鎖路口，敵人被打死七八個，滾滾爬爬的跑回去，接着又實行第三次反衝鋒，手榴彈不斷的在交通溝裏爆炸，李合同志一面鼓動大家，一面端着機槍猛掃，突然一粒子彈從他的腰裏穿過去，接着又飛來一棵手榴彈，我們英勇頑強的李合同志終於倒下了。戰後，該部呈請上級黨委批准，給李合同志追記三大功。

榮獲四大功的

夏元

陸勳同志戰鬥故事

十四號那天，我們一早就蹲在天津西城墻外的交通溝裏。五連爆破成功後，就該我們突擊了。副連長跳出戰壕，發完槍符空一揮發出攻擊命令，我聽見尖刀班長王新成帶着十二頂上去了，我掖起機槍，說聲：「走！」一彈藥手李以文、宋喜昌跟着我，從尖刀班右邊衝上去。

穿過鐵絲網，只聽子彈在脚邊「說」「說」直叫，我側着身子一口氣衝到城墻外的護城河邊，朝前一瞅：劉士愷、孫貴顯從水上過去了，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過了護城河。

護城河上面就是城墻，城墻有丈把高，嘿！打塌了的砲樓下邊有面紅旗在風裏飄起來，尖刀班上去了，我急忙回頭招呼彈藥手躍進，把機槍往脖子上一掙，向城頭爬去。

爬到當腰，我端起機槍往上打了一梭。一上城頭，尖刀班還只上來劉士愷、蘭効才、孫貴顯三個人，敵人子彈像颶風一樣飛來，把我前面的第二名登城英雄蘭効才打倒了，劉士愷兩腿流血，還躺在地上插正紅旗，心裏一陣熱辣辣的難受，尋思：「咱鐵四連是三下江南馳名全軍的，輪到咱這帶子一定要保住光榮，」我換了個梭子，右邊城墻上的敵人和我照了面，拼命向我打炸彈，落到我身上沒有炸，打了一陣縮回去了。在我左邊有個麻袋工事，敵人架着兩挺機槍封鎖城外部隊前進，旁邊有十來枝步槍對着我，正面的地堡和河岸上的敵人也集中封鎖這個口子，把我的機槍捉把打劈

了，棉衣穿了個洞，我一火端起機會向麻袋工事掃去，眼看打倒六七個，敵人慌亂地躲藏起來。

我的任務是保護大刀班右翼安全，往南一瞅：交通壕溝沿上亮着刺刀，敵人螞蟻出洞似的往北走動，我端着機槍要打，腦瓜嗡的一響，把我打得眼花，用手一摸，腦瓜碰了個疤，李樹文說：「班長，當心隱蔽點呀！」我說：「知道，快給我壓梭子。」手指頭扣在扳機上往南掃開了！那羣狗日的不知死，前面的打倒了，後面拼命往上湧，輕機槍、手榴彈呼呼的向突破口打來，我尋思：「南邊敵人不給壓住，咱們部隊怎麼進來呢？」我端着機槍東打一陣，西打一陣，打得南邊的敵人像燒了屁股的蒼蠅一樣亂竄亂跑。

突然，東邊又黑鴉鴉的露出一股子，我端起機槍掃了一陣，這時，城牆下面的地堡羣打的皮里拍拉的，突破口北邊也打的皮里拍拉的，我知道已經把孫貴興尖刀組掩護進去了，連的主力也進來了，隨手把機槍從脖子上拿下來，手掌心一陣火熱，手品焦一塊皮，原來槍筒打紅了。

「趕快往裏沖！」我一個箭步跳下城頭，我日他娘，砲火更緊了，皮帽也被子彈打歪了，跟前忽的落下幾個炸彈，炸得眼前一陣黑，彈藥手白桂山肺部打穿了，我想：「咱們打到這裏應該把敵人消滅，把突破口攔開，不然，咱窮哥們怎能伸腰。」我把機槍又往身子一垮，彈藥手李樹文機動的換了個梭子，向屋前地堡猛掃，重傷的白桂山看我打得緊急，要求幫我壓梭子，我覺得渾身來了勁。

我正打的來勁的時候，覺得有人拉了我一把，回頭一瞅，副教導員王春生指着東邊的磚地堡說：「那個地堡對我們危害大，趕快打。」緊急的當口遇到了上級，心裏樂得比吃糖還甜，我看了下地形，哈腰從牆根繞過去，對住地堡門，端着槍邊打邊向地堡衝去，衝到離地堡十來步遠的地方，

敵人扔出兩顆炸彈，我用腳和踢，一呷炸彈絨還沒有拉掉，我知道敵人嚇毛了，又打了一梭子，裏面扔出兩挺輕機槍，十來枝步槍，十八個敵人舉手出來了。

我也顧不得看管俘虜，把槍一收，拿了敵人的機槍子彈，又跟上排裏向邵公莊打去。

一九四九年二月於蔡村

應該告訴一切人們

魯 藜

應該告訴一切人們。我們四三三團二營五連戰士孫喜成說：「我下決心！咱們命都豁出來，爲革命犧牲流血都不怕，何況不違犯城市政策能當什麼？應該好好保護工商業，原封不動。」

這是我們一切解放軍戰士共同的誓言之。

我們的軍隊之所以必勝，因爲我們是人民的。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有着優良的崇高的政治質量。

在進攻天津之前，一切指戰員都立下保證，其中之一就是紀律，城市政策。

一四五師宣傳科單崗同志說：「連我也不能不驚奇。營我們打下天津外圍據點李七莊時，我還看到在一呼曾作爲陣地的房子裏還放着兩條和零一盒的大象牌紙烟。照我想，兩條零的可能留下，那一盒零的也許在那樣作戰中，會被大家分着抽的。那是四二五團九連進入的地方，當時有一個戰士問指導員說：『能用不能用？』指導員說：『那還用問！』僅僅是這樣簡短的答覆，再也沒有人去動它。」

當四三三團進入城市，二營五連第三班住在西安道一四三號的一幢房裏，那房東有意的向我們的人民戰士來個試驗，他把紙烟和鈔票故意在每個角落裏散落。經過了三天，他的試驗獲得結果，

他拿出了一枝手槍，交給部隊。他表白了自己，他是一個退縮的國民黨的中將參議，原東北軍上學忠部下一個旅長，名叫張殿餘。他說：「你們紀律這樣好，我不需要槍，用也沒有用處了。」

當我們的軍隊還未曾走過的地方，人們免不了還被欺騙的謠言所迷惑，而不知道我們人民的戰士是久經考驗的。就在這次進入天津，人們很難想像，我們普遍的戰士忍着寒冷和飢餓，而所看守的倉庫有的是散亂餅乾、水菓、褲頭、被服。真正做到原封不動。四二四團戰士趙學順同志，當他到達前沿，在通過圍子河時，被擠到河裏去了，他的衣服全濕，正趕衝鋒，爲了行動不便，將衣服脫去，穿着單褲繼續戰鬥。當進入愛德里時，到處看到敵人遺落的衣服，很多同志讓他穿上，他說：「不能，這是戰場紀律。」直到團部給他發下衣服，他才穿上。四連戰士以福先同志，當他衝進了大街，搜索一座大樓，有一個國民黨軍官的老婆拿出了一個金戒指，那個軍官拿出一枝派克鋼筆：「這些東西你收了吧！請把我們放了吧！」以福先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怕，我們解放軍向來不要你們的東西，還優待你們。」就把他們交給了連部。在打掃戰場時候，戰士馬福同，當他隨手拿起一塊餅乾，剛吃了一口，忽然想起這是紀律問題，就讓那半塊的餅乾落到原來的地方。

我忽然想到，我曾看到一張北平小報上，一個記者在描寫他所見到的天津的解放軍戰士時，他說：「解放軍是天真的。」（原意。）他寫得太「天真」的輕佻了。我們要告訴一切人們，我們的戰士是高度覺悟的人民戰士，他是爲人民而奮戰，有着充分自覺的紀律性。請看我們一個戰士郭喜昌同志在民主報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他說：「這次我經過燕及上級的號召，自己檢討起來，在思想上還存在着很大的毛病；我想保存下二萬元錢，準備打下天津後，趁市內物價沒穩定的時機，買上幾點便宜東西，買一瓶牙膏和塊洗臉肥皂。雖然我的打算不大，但這種思想確是不合乎黨及上級

的要求，現在我已下了保證，在市內物價沒穩定之前，決不進城買東西，一定遵守黨的政策。十班長羅萬才同志，當他負傷臨上担架時還再三囑咐全班：「大家千萬別忘了我們的計劃，一分一毫也別犯紀律呀！」

火力部砲一連在一座紅房子附近待命打突破口，這時各家老百姓都端出開水讓大家喝，有三個老百姓把黃烟和烟捲也拿出來，戰士們說：「謝謝你們吧！解放軍的紀律是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不騷擾人民，保護人民的隊伍，怎能隨便吸老百姓的紙烟呢？」在蔡家台，在一家老百姓尚未回來，一班戰士在那裏，就把老百姓的油、鹽、米、麵都封好在箱裏，老百姓回來很着急，戰士們告訴他的東西都放在箱裏，老百姓說：「國民黨在還，早就吃掉了，給你們做好，吃也不吃。」

在過年時候，四連六班的住家房東爲他們準備下酒席，全班一天不敢回來。戰士們知道：「解放軍是決不能使人民受到負擔的。」我們的戰士時期都記住「人民利益」四個大字，在他們作息當中，在他們日常生活裏，他們都記住。就在他們不經意的打破一個熱水瓶一塊玻璃，他們都要自我檢討，向羣衆賠償。有一天，二營六連走在路上，要到羅華中學開會，他們都看見一雙手套擦在路上，沒有一個人去撿它。回來，王連長要我他的手套，詢問有人撿了沒有，戰士們才笑起來說：「我們認爲是老鄉們撿的！」

在馬場道瘋癲醫院有一個姓王的醫學博士，他說：「我遊歷過英國、法國、德國……根本就沒有見過這種好的隊伍。」這個醫學博士，在我們第三班剛住進去的時候，他在一旁觀察，每天看見我們的戰士在打掃屋子、院子、保護醫院每件東西。兩天後，他才將戰士住家的暖氣放了過來。

在趙鳳里，有一個老大娘很感動的說：「你們解放軍也來給我拜年，比我的兒子還好，過年好

幾天了，我兒子還沒有來呢。」一個老大爺說：「我活了五十歲，從來沒見過像這樣好的隊伍。」應該告訴一切人們，這位老大爺說的對，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支新的隊伍，這是從來沒見過的，而今天，也是第一次出現在天津人民的面前，將使人民知道，這一支隊伍是人民自己的隊伍。

在這裏，我還記着，我在西樓訪問一家老百姓時，他對我這樣說：「隊伍來後，天天一早就忙着打掃，上下官兵一齊動手，把我們堆了多少年的塵土都剷除乾淨了。」使我聯想到幾千年來積累在中國歷史上的塵土，讓人民的隊伍打掃乾淨的日子也不遠了。

九四九·二·二四夜